

書簡卷第五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四十八

與劉侍讀原父

嘉祐二年

某啓專介辱書承此嚴寒爲政外尊體休裕實慰企
想某以衰病當此煩冗已三請江西要在正初必可
得艤舟亭次寓目平山奉賢主人清論豈不豁然哉
伏冀爲時自愛

又嘉祐四年

某啓愚家所藏集古錄嘗得故許子春爲余言集聚
多且久無不散亡此物理也不若舉取其要著爲一
書謂可傳久余深以其言爲然昨在汝陰居閑遂爲

集古錄目方得八九十篇不徒如許之說又因得與
史傳相參驗證見史家闕失甚多其後來京師遂不
復作適因尋檢少書籍發篋得其故本謹以奉呈庶
知所謂黑鬼者雖老鈍之人媚着然亦不爲無益也
家無他本幸看畢見付某再拜

又

某啓區區久踈謁奉辱誨承示千文甚佳多感多感
或云此是李靖字唐人集爲千文不知如何也

又嘉祐二年

某啓前承示以蜀素俾寫孝經一章書之墨不能染

尋將家所有者試之亦然遽命工匠治之終不堪用
豈其未得其法耶幸令善工精治之使受墨可書當
爲汗以惡書也糾察題名不罪以閑事聒耳皇恐皇
恐

又此帖綿吉本誤作與蘇子容

某啓暖甚果復作陰嘉節豈遂爲兩邪建寧物論益
喧當制之人必被收理後日之遊且不欲往幸爲致
意人事之難乃爾烏絲欄依前書不染墨今納還當
以澄心紙試書一章塞命也金櫻煎謹送却乞真牛
膝一二束爲聖俞處所得不多爾

又此帖綿吉本誤作與蘇子容

某啓時色可愛不廢佳節之會謂當得同一笑而原
父獨不徃人事難得如意固常如此邪得介甫新詩
數十篇皆竒絕喜此道不寂寞以相告詩軸俟看了
馳上適因悶睡起奉答不謹

又此帖綿吉本誤作與蘇子容

某啓時日辱寵和惡詩豈勝感服屬上馬赴西園不
時爲答前偶拜聞家居未必不佳此語復何所疑蓋
爲泥濘中遠赴官會未必若家居清淨然而郊外少
車馬雖雨無泥甚不爲勞而物色晴妍深可愛雖病

夫亦動念又思家居未必佳也昨日頗歡飲酒差多
今日病適方睡起謹此咨報

又嘉祐四年

某啓昨日奉見後遂之北李園池見木陰葱翠節物
已移而原父獨不在但終席奉思加以風沙益可憎
爾輒此奉報前承要介甫詩謹以咨呈其一二篇不
當傳者特爲剪去之矣恐知

又同前

某啓數日不奉見餘暑頗甚伏惟起居佳勝昨日羣
牧特會以熱中飲冷過多偶爲腹疾兼以少幹故遂

且在告祇三兩日當即出參特煩問念感愧曷已乾
燥非常何時可飲未嘗如此寥落也人還謹啓為謝

又同前

某啓特辱問念感愧曷已某腹疾猶未平衰年已覺
難支以不敢常食遂且在告熱藥不敢多服惟晨起
一服爾蓋自家常服者已頑無效冀新功爾承教當
節之也亦聞梅二不安方欲致問

又同前

某啓承出城勞頓晚來喜佳俗拙疾特辱問念感愧
曷已自夜來益注洩今日一旦爾然遂召張康診云熱中

傷冷當和陰陽偏用熱藥所以難効遂以黃連乾薑
之類為散服之近午差定亦戲家人云近日人脆事
須過防昨日得聖俞簡云小小傷冷然用徐青乃俚
巷庸工爾此公多艱滯更當慎攝今須馳問之也精
神稍復承見問不覺書多聊代面話

又嘉祐五年

某啓辱問以嬰兒未安勞神然當更審慎藥食有張
萬回太保者其術又精第難呼爾不憚慙慙召之也
某今日不入正為凌晨稍涼為江氏作誌幸語其家
勿相煎茲事安敢奉誤旦夕當得以方牽強不能悉

又同前

某啓承見諭某爲之翰家遣僕坐門下要誌銘所以兩日不能至局大熱如此又家中小兒女多不安更爲人家驅逼作文字何時免此老業東齋雖狹若心無事可以坐致清涼健羨華事十六日定乃當奉見併得叙盡所聞也人還謹此

又嘉祐四年

某啓煇然炎燎中方不知所以逃生忽辱寵示佳作強起疾讀其爲清快難以言傳然賦無屬和之理但當卧誦以代飲冰咀雪爾某兩日爲伯庸趣了誌文

蓋其美日實近恐悞他事然其爲苦不可勝言閑思宜爲劉义所誚然自此當絕筆雖不能如俚俗斷指刺環邀於鬼神以自誓然當痛自懲艾茲時之勞也方執筆得少風稍清故能怗怗不宣某再拜

又嘉祐五年

某啓適歸自外捧惠佳篇豈勝欣感偶然之會雖草率而縛於文子遂爲他時故事茲敢不勉也然西齋素患寂寞近方稍葺而原父去此稍遠此俗所謂事無恰好也

又同前

其答言原甫既西雖不為官制所拘朋遊亦自寂寞
况遂當憂責是愈其為情況可知偶思春物將動
感都多佳賦為樂豈復可涯汨沒聲利惟溺惑者不
務其學而徒見其樂粗有識知兼以衰病此事難為
他人道獨不知原甫諒之否因風幸數垂問以慰瞻

又嘉祐六年

某答自春言以來兒女輩疾病日益憂煎自顧無補
於時而衰病日增咎責四至其何以堪之惟思春物
爛然故都遺勝不可勝覽而公專有之猶恐厭飫所

見不以難得為惜也須知有不可得之者也賢弟亦
稀相見蓋難得盡從容之適爾公自至鎮一嘗辱問
遂絕惠音不知何嫌遽爾見踈也西齋塵土無復人
迹偶因連日假故試尋筆研略布此誠以此亦可見
其為真蹟用此也其他俗事可惜不復多道但布瞻
企之勤爾氣候猶未和暢不知西路如何惟為國自
愛其祇拜 初望西物甚衆今寸紙一字不可得况
南山竹萌之類耶至於新詩醉墨並棄前約無乃太
甚乎

又與前帖相煩疑是
崇本今兩存之

某政自春以來苦兒女輩疾病憂煎百端遂闕馳問
然亦怪久不承惠音不審何嫌遽見斥外始望西州
之物甚衆今一言寸紙猶不可得況於其他乎某老
拙無堪自顧恐終無所為以補萬一而衰病日增咎
責四至其將柰何春物爛發故都遺蹟不可勝覽但
恐馱飲朝夕不以難得為可惜須知有羨而不可得
者爾賢弟亦稀相見蓋不能得如往日與諸賢忘形
取適爾西齋塵土無復人迹幸連日假故略得少布
區區然公方享清閑之樂不宜無暇於故人也其他
俗事薄惡可不挂耳惟向暖多愛以慰傾企 得子

華書言西去當於陝雍留連果能如此否乎指拘攣手
又添左手兩目僅辨物其餘可知

又同前

某頓首啓近寬邱王職方行嘗得附狀然亦久不承
惠問春候猶寒不審動履何似但深瞻誅前日崇政
賜進士第見賢郎在高等伏惟喜慰某已衰病三四
小子未有能獲薦下有司者見之尤所羨慕賢郎程
文甚工為都人傳誦及第等雖高而人猶以為未稱
然少年微抑于此未必不為遠大之本也謹專致此
為賀不宣某再拜原父安撫侍讀閣下 三月十一日

又同前

某啓久不奉狀蓋欲俟賢郎歸而賢郎未歸遂以稽
緩然亦未嘗辱書不審經暑動履何如但西州人士
之來者日載政聲盈于都下使嫉善之言不勝公議
聊俾下交快釋其餘存之遠大竊計高明必不校
於胥胥也餘復何言盛熱爲時自重謹因賢郎歸奉
此咨問不宣某再拜六月廿一日謹狀

又同前

某區區於此忽復半歲思有所爲則方以妄作紛紜
爲戒循安常理又顧碌碌可羞不知何以教之哀其

不逮實有望於公爲多也至於常檢拘攣野率之性
尤以爲苦然勢難輕動甫及年歲得去爲幸也蔡君
謨自南歸皤然一叟相見惟互相驚歎而已西齋自
去冬逮今遂不復啓其他可知也故都多登臨之勝
新詩醉墨時以爲惠以忘俗惡之態於理似未爲害
不知何避而何嫌鄙懷千萬居常思欲鉅細布之臨
紙則復茫然惟慎夏愛護

又同前

某承見教以用快大過此誠中其病然平日所常患
衆君子多以爲言者也若任責至重未不知所爲此有

望於公者初未蒙賜也至於簡事為實為政之大要
此西人所以蒙惠也若曰外名迹自古聖賢所難莊
生之名卓然見於後世若使無迹後世學者何從而
師法之蓋莊生之名以彼周孔之名以此皆不能出
名迹之外者第不當汲汲以求之爾不相見久聊此
當握手一笑不罪不罪前日餞聖從與景仁介甫清
坐終日奉思之外惟以鮮歡相顧屢歎而已恐知其
近況故輒及之公來歸未期惟時得數字猶足以為
慰豈以無事為煩邪

又同前

某啓薛金部自西來辱惠以書承經寒體履清安兼
得詳問動止併以為慰今歲京師寒甚衰病之軀尤
所不堪承諭閑閣無為豈亦苦於寒耶春物將動竊
思登臨之樂何有窮涯因人時枉問宜道一二偶薛
人還聊奉此不宣某再拜十一月二十日

又嘉祐七年

某啓春氣暄和伏惟鎮撫之餘履况清適某以衰殘
勉強有勞無益公職曠廢私事不修不獨於書記為
闕也緬懷故都風物之佳當此陽春暢發之盛臨觴
覽勝宜不為賦蓋以賢人在外公議難安一日來歸

遂不復得爾此外惟以時爲國自愛謹奉狀不宣某
手狀上二月十二日

又同前

某啓自過年便欲奉狀只俟薛司勳歸薛旣以事滯
留遂成稽殆但時見賢弟訶問動靜以慰懷爾薛君
留此屢相見粗悉疲病區區所爲及其耳目所得歸
必能具道更不煩言惟的便無佳物表信蓋西州所
聞惟南味得春多壞不堪寄遠當俟新茶馳獻爾春
早極闊知陝西尤甚柰何柰何保重保重某頓首

又同前

某啓賈常行嘗附狀辱書承經暑動履康和兼蒙惠
以韓城鼎銘及漢博山槃記二者實爲竒物某集錄
前古遺文往往得人之難得自三代以來莫不皆有
然獨無前漢字每以爲恨今遽獲斯銘遂大償其素
願其爲感幸自宜如何屬患膝瘡家居絕客無人爲
識古文故第於郵中粗報已受二銘之賜篆畫當徐
訪博識尋繹續得附致其餘區區萬不述一大熱慎
護以副瞻勤清水安能久滯耶實負愧也

又同前

某啓昨賢弟行嘗奉狀屬合宮大禮前後事叢遂闕

致問昨日進奏院送九月十五日所寄書竊承動履
清勝兼復惠以古器銘文發書驚喜失聲群兒曹走
問廼翁夜獲何物其喜若斯信吾二人好惡之異如
此安得不爲世俗所憎邪其窮達有命爾求合世人
以取悅則難矣自公之西集古屢獲異文弁來書集
入錄中以爲子孫之藏也幸甚幸甚歲律漸寒惟爲
時自重

又同前

某啓近嘗兩奉狀專人至辱書竊審經寒體履安和
兼沐寄惠蘇梨新笋豈勝珍荷自去冬以來親舊私

信一皆謝絕獨思公有所惠理可無嫌又聞近申貢
餘之禁則應少費宅庫如此屢寄益無疑也節中人
事紛紛使還爲謝不謹不宣某再拜原甫經略侍讀
執事十一月一日

與蔡忠惠公 君謨

某啓辱惠櫻寧翁墨多荷多荷佳物誠爲難得然比
他人尚少其二幽齋隙寂時點弄筆硯殊賴於斯雖
多無厭也煩聒計不爲嫌矣諸留面叙

又嘉祐八年八月

某啓前夕承惠紅絲硯誠發墨若謂勝端石則恐過

論然其製作甚精真爲凡格間佳物也昨日以有文
書不敢致簡爲謝李敷還又承惠水清泉香餅數十
枚聊報厚貺吾儕日以此等物爲事更老應當澹死
租庸遂更作一程無由頻面聊當一咲歐陽脩頓首
白三司給事 廿九日謹狀

又 治平二年二月

某啓遂爾大暄不審氣體何似承已對謝應已漸治
裝無由詣前日劇瞻企荔支圖已令崔慤傳寫自是
一段佳事碑文好者前已倒篋今又於東退中得此
數十本勒李敷送上因出過門爲幸不宣某頓首君

謨端明侍郎

二十六日

與范忠文公景仁

治平四年

某啓專人辱書伏承遠道體無清福某蒙恩許解重
任得毫便私其爲優幸不可勝述其他誼誼中外所
聞大略祇如此故不待煩言惟繫舟府下一見主人
而過粗釋瞻思之懇爲足矣人還姑此布謝

與常待制

夷甫

三祐治平間

某啓相別之久書問雖闕而思慕盛德未嘗少忘于
心不審即日體候何似向蒙寵示盛文一編究味意
趣殊發蒙陋珍翫秘藏未曾暫釋續更有新作苟賜

不鄙無外開示至幸至幸深冬為道自愛

又

某相別累年書問雖闕而思慕盛德未嘗一日而忘
于心不審即日體履何似某碌碌于此國恩未報而
衰病日侵進無少補於時退未得幅巾間巷以從有
道君子豈勝區區深寒為道外自愛因小姪行附此

又治平四年

某前日承枉顧少接餘論殊不從容朝夕人事稍間
當獲款奉未問略布區區茶少許聊助待賓輕渥皇
慈

又同前

某啓嚮在穎區區僅得一二聞餘論雖未厭于心而
仁人之言獲益已多矣自藏拙于此習成懶慢遂踈
奉問亮湏幅巾間巷杖履往還始償夙素傾嚮之心
爾未間以時為道自重因負棗人行謹奉手狀

又熙寧元年

某啓少便久踈致間經寒仰惟德履多福某衰病如
昨已再請壽陽旦夕有命西歸漸謀休息必得幅巾
衡巷以從長者之遊償其素願然後已也未問惟為
道自愛

又同前

某啓到官忽忽已復窮冬老病踈慵闕於致問雪後
清冽體况想佳某幸居辟事簡足以養拙歸心雖切
尚少盤桓款悟未期深寒加愛

又熙寧二年

某啓近小史許充行奉狀粗布區區窮臘陰雪忽復
新春竊惟養道燕居動履清福某此忽忽已數月開
春遂尋前請竊謂理盡而無嫌至於幅巾間巷以從
先生長者之遊此實無窮難得之樂爾未間保重以
副瞻勤因家兵還謹奉啓

又同前

某啓守官東州僻在滄溟久踈致問徒積頽馳氣候
已寒不審燕居動履何如某勉強衰病遷延榮祿又
將及暮歲物豐盛盜訟稀簡粗足偷安冬春之交得
遂西首獲親長者之遊不勝至樂未間為道愛重

又熙寧三年

某啓多病踈懶稍闕致問近兒子自穎還云嘗侍杖
屢喜承經暑寢興萬福兼審尚以足疾未副召命朝
廷禮賢之意甚篤而士大夫延首之望亦勤然君子
出處有道足以鎮止奔競敦厚時俗其功利亦多矣

某尚未得請未遂相從問巷之間然亦不過一兩月之頃爾時暑為道愛重

又同前

某啓霜氣清冷不審燕居動履何似竊以朝旨尚復敦迫出處之際遂為世法必有以果於自信者某累牘懇至而上恩未俞素願雖稽終當如志瞻仰盛德惟日增勞嚮寒珍重

與沈待制逸字子山 慶曆三年

某啓數日不奉問苦暑非常歲之比少壯者自不能當衰病之人不問可知為辱教承體氣清安甚慰俗

以立秋日卜秋暑多少據今日之勢猶當更猖狂爾然世言春寒秋熱老健為此三者終是不久長之物也介甫詩甚佳和韻尤精看了却希示下

又慶曆四年

某頓首啓自承拜命欣喜無量而不時馳問者誠以奔走塞下吏事叢委遲鈍不能迎解非敢有懈幸諒幸諒知二十四日出京計日必已受事某自保塞回及中山已三日猶須并一作併旬方得拜見他悉面賦也冬寒千萬保育

與王龍圖益柔字勝之 嘉祐元年

某啓中間辱書承冬凜外體氣清康深慰瞻渴益州
張侍郎不久當至衰病區區猶須更旬浹始遂休息
因欲請補江西爾前蒙示諭京東事備悉早出暮歸
臨紙忙迫無暇及他惟新陽自愛前削殊不聞有議
論柰何柰何

又嘉祐二年

某啓急足至辱書承此初暑體氣清和差慰瞻想所
云少朋儔宴處爲樂此乃在處皆然何獨濟也京師
固多相識然人事區區病患憂煎亦無暇於從容料
得常態抵如此也求移能少安之爲善會要深欲續

送上爲付一書吏裝褫遂取不得京師吏人頑慢不
言可知勿怪勿怪爲兒子久病羸弱非常人還且此
爲謝

又嘉祐二年

某啓專介辱書承涉夏秋體氣清適暑雨爲孽古所
未聞救災卹患事匪一端某言不足爲人信才不足
爲時用徒耗廩祿每自咄嗟而已承見諭實當今之
實患也其如言之不見信何他非相見莫盡所懷稍
寒惟當以時保嗇

又嘉祐二年

某啓人至辱書承尚留充寒凝喜體况清佳杜公清
節篤行每恨文字不稱下意勝之見愛如此近亦有
一一家作誌裘少監家當自寄去明復當歸葬于故
里亦可就得之原叔誌續當錄去會要為此中書吏
稽遲又且送五冊去不憚頻來取也新詩因人乞數
篇亂道亦當錄呈深寒公外加愛人還草草

又嘉祐五年

某再拜昨日入省且喜尊候勝常脚瘡遂愈此正
是治內之時亦猶寇賊過後講修武備雖非先見亦
所以禦後來之患也吾儕相戒言難取信蓋各自須

有少病痛爾呵呵然非此無以獻忠幸深思也無由
相見聊奉此咨問大熱遂如此衰病不能支入夏便
患口齒昨日食數大杏今日腮頰腫痛針刺出血不
能常食若此是將柰何柰何

又嘉祐八年

某啓前日辱訪別但多愧荷以昭陵虞主未還在禮
不當飲酒無由會話少時益以爲恨承已登舟節氣
遂爾寒凝惟希加愛爲禱集古錄序鄙文無足采第
君謨筆法精妙近時石刻罕有也薄酒四器聊助待
賓不罪輕澆皇恐皇恐

又治平二年

某啓公私忽忽久闕致誠辱書感慰兼審經寒動履清勝京東物俗比二浙殊絕必稍爲便然久淹于外此在位者之責而朋友蔽善之罪其何敢逃某竊位于此已六七年白首碌碌初無補報而罪責無量謗咎獨歸自春首已來得淋渴疾癯瘠昏耗僅不自支他人視之若不堪處況以殘骸勉強情緒可知久不通問因書輒敢自道勝之知我必見哀憐深寒事外惟冀以時自愛

又

某啓辱示一詩誦讀數四意趣深遠所謂朋友講習之益正當佩服何謂迂邪然謂賢而能書爲不幸又似過之正宜謂不幸與工同其垂名可也因所示乃知平日論議猶有形迹愚拙所短固多幸當賜教可也苟有未然却當相難正如此然後爲友益矣姑話及此不罪怵怵

又 庶寧四年

某承見諭詩義晚年迫以多病不能精意苟欲成其素志僅且了却頗多踈謬若得一經商榷何幸如之閑居少人力俟錄一二拜呈但慮方居禁職無暇及

此也某目足為苦秋深尤劇尚賴休閑足以安養餘生之幸

與宋龍圖敏求字次道

某啓漸暄竊承體履安和旬休日略邀枉顧家食冀接清話少時必不以容易見罪悚悚

又

某啓伏承遽有子婦之戚莫違奉慰豈勝馳情暑鬱方熾更冀為國自重少節悲悼區區瞻祝謹奉手啓
咨問

又

某啓多日不奉見秋冷竊承體氣佳裕嘗託裴如晦致懇欲告借少書籍承不為難今先欲借九國史或逐時得三兩國亦善庶不久滯也先假通錄謹先歸納煩聒豈勝惶悚

與梅龍圖

敏字公儀

嘉祐二年

某啓累日瞻渴不審尊體何似唱和詩編次得成三卷共一百七十三首亦有三兩首不齊整者且刪去其存者皆子細看來衆作極精可以傳也盛哉盛哉然其中亦有一時乘興之作或未盡善處各白諸公修換也內刑部竹詩欲告公儀更修改令簡少為幸

緣五篇各不長故也拙序續呈乞改抹來日拜見

與石舍人楊休字昌言

某頓首啓自到公私冗迫未得一詣門宇乃辱雅意先以顧臨猶未克叙謝其爲感愧何以勝顏手翰見貽副之古刻無限珍佩人還遽此餘當面盡

與祖龍學無擇字擇之

嘉祐四年

某啓自擇之使還未嘗一得歛奉書局之會幸出偶爾遂成鄙句兼邀坐客同賦雖老拙非工而諸君盛作亦聊紀一時之事謹以附遞致誠當擇之西行猶在齋禁不得瞻遠實深爲恨暑熱道路不審尊候如

何惟冀以時自愛

與沈內翰文通 治平元年

某啓辱書承祁寒動履清休少慰瞻企餘杭德政民俗方期歸厚而遽此嚴召然去思遺惠亦足以在人亮湏春水方可還朝會見尚遙更冀爲時珍嗇

答季內翰

某惶恐頓首再拜啓孟冬漸寒伏惟尊候動止萬福進奏院遞角今日到州伏蒙十八日所賜手書審奉聖恩暫臨近服雖朝廷重違勤請不得已而驟闕左右資訪之助其如凋弊之俗爲幸何多某以門下生

為幕中吏私願以釋不勝榮輝惟慮車馬未飾已被
堅留暫此郡齋即膺召命使下吏愚民徒有企躍依
茫之心而不得終蒙大惠爾伏承涓日有期限以職
守一無此不獲躬詣界首候迎卑情瞻望激切之至

書簡卷第五

與劉侍讀第一帖伏冀一作新

第六帖特色一作精色

第十五帖恰好也此下一有承置得懷州牛膝更有

深所望也漏舍冀得奉見以盡區區

第二十帖又別本某啓區區久欲附問日俟賢郎

西歸歸甚緩而公私亦自多故然亦未嘗承惠教
不審經暑起居如何某待罪干此忽以半歲欲有
所為則方以紛紛為戒至於循守常理則又碌碌
可羞不知何為而可也必將有以教之雍人蒙福
流譽東來聞之竊喜此誠為足以施為而忌疾方
深幸公議猶在也蔡君謨自南歸瞠然一叟終日
相對清坐無以為樂但烹茶一杯病脾不飲反贈
旁人啜爾若此可知其情況也餘事有可竊歎者
料世態自常如此無足道也酷暑惟以時為國自

愛遂因賢即行始奉狀不宣某再拜原甫知府侍讀
此卷嘉祐六年與劉原甫二書大同小異已兩
存之今此本又復相似仍併兩幅為一幅案前
輩子牘大率起草今吉州法帖所刻嘉祐末慰
富彥國書稟是也况公於原甫尤致其詳或已
寫復換耶

與常待制第一帖第二帖

聖宋簡啓以第一帖向蒙
寵示盛文固為道自愛

十七字續第二帖豈勝區區之下而無深
寒為道外自愛因小姪行附此

第七帖清福一作康福

與沈待制第一帖為此一作謂此

書簡卷第六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四十九

與梅聖俞明道元年

某再拜聖俞二哥昨日賢弟至辱寄書并前所寄二
書及夢中詩又五百言詩頗於學士處見手迹每一
覩之便如相對別後雖尹氏弟兄王三並至然幕中
事比聖俞在此時差多盖東都興造日有須求倉卒
供辦未嘗暫休息職此未始得從容聚首獨游嵩事
一勝爾然而歷覽中春之遊山水之狀皆如故獨昔
之青林翠壑今為槁葉又目前不見聖俞回憶當時
之事未一歲間再至尋見前迹已若夢中又河陽咫尺

尺顧足下若萬千里又曩日恨不得同者尹十二王
三今反俱遊而聖俞獨不至人生不一歲參差遂如
此因思百年中升沈生死離合異同不知後會復幾
人得同不得同也自足下去後未嘗作詩前枉製未
及和尹十二去應能盡說此中事故略不論知與師
魯相見少酒為歡值無酒寄去柰何漸寒千萬自愛
不宣某白

又明道元年

某啓藥簡再至兩承示諭入老之名誠一時羨事然
某本以寒鄉下流後進初學諸君子不知其駑下業

已致之交遊一旦坐評賢否欲求純雅沉實之名終
不可得而乃特以輕慙裁之是知善譽者不能羨無
鹽矣子之評人正如是矣夫大雅之稱老成人重於
輿刑而仲尼謂三十而立某年二十有六尚未能立
敢當老耶又今日不在會中自可削也夫人之羨惡
待其自然之譽乃見其實今縱求而得之是諸君待
我素淺可知也所以孜孜不能默愛者諸君當世名
流為人所重一言之出取信將來使後世知諸君子
以輕逸名我復自苦求方以羨稱借之益重某之不
可也削之益便某再拜七老

又同前

某啓捧來簡釋所以名老之義甚詳某常仰希雋游
所望正在規益豈敢求辯博文才之過美哉前承以
逸名之自量素行少岸檢直欲使當此稱然伏內思
平日脫冠散髮傲卧笑談乃是交情已照外遺形骸
而然爾諸君便以輕逸待我故不能無言今若以才
辯不窘為逸又不足以當之也師魯之辯亦仲尼孟
子之功也子聰之俊詩所謂譽髦之士乎公慥之慧
亦大雅之明哲幾道之循有顏子之中庸堯夫之晦
子野之默得易之君子晦明語默之道聖俞之懿是

尤為全德之稱矣必欲不遺達字敢不聞命然宜盡
焚往來問答之簡使後之人以諸君自以達名我而非
苦求而得也

又明道元年

某啓承惠詩并序開闔數四紙弊墨渝不能釋手緣
文尋意益究益深清池茂林俯仰觴詠它賜蘊此欲
寫未能聖俞所得文出人外昔之山陽竹林以高標
自遇推今較古何下彼哉但恐荒淫不及而文雅遇
之也公操諸君詩未至今當以盛作遍呈因督之爾

又明道二年

某頓首再拜初四日陳秀才來自河橋善聆動靜歲暮慘慄履況清往甚慰甚慰又知府公已發薦章聖俞在洛時常言親老南方思一歸待今應獲素志亦朋友之共榮也然作宰江浙山水秀麗益為康樂詩助誰與敵哉某自奉別以來未嘗作詩亦無文酒之會所謂三日不談道德則舌本強也初六日有少吏事至彭婆約子聰應之宿香山獨恨不得與聖俞同爾逢彥國行聊寓此草草

又同前

某頓首再拜聖俞足下去月王侍禁者送及所惠書

販傘船至又得書并鮑魚及問傘客知動靜備詳甚慰甚慰僕來京師已及歲矣未與足下別時每相見惟道無慘頽憶洛中時以為感況爾南北一異雖鬱鬱復誰道邗年來但不病爾往在臨清恨無舊歡今恩臨清又不可得事事漸不如初人生抵爾大可歎也足下素善南方今居之樂否比比得書甚略不能究所懷訝久不作詩亦疑清興頓損也京師侍親窘衣食欲飲酒錢不可得悶甚時與師魯一高論爾子漸在此每相見欲酌酒飲亦不可得技勘者非好官但士子得之假以營進爾余既與世踈闊人所能為

皆不能正賴閑曠以自適若爾奚所適截敗傘者回
來索書聊寫區區捨足下欲語誑那臨紙徘徊不免
怵怵

又景祐五年

某頓首啓去歲西陵曾拜狀今春量移此邑得子聰
書知己在京尋得所示書伏承榮改京秩伏惟慶慰
聖俞之滯州縣今而泰矣下交所慰何可勝言脩昨
在夷陵郡將故人幕席皆前名縣有江山之勝雖在
天涯聊可自樂此邑雖便於飲食醫藥然官屬無雅
士軍牧虞曹此況不言可知也所幸老幼無病恙而

已不知聖俞美任何處囚拘之迹相見未涯思渴思
渴自拜別將五歲矣友益日踈俗狀日增篇誄之興
略無清思聖俞新作雖京師多事不惜錄示以開昏
鈍而慰相思故人之惠莫越於此也至禱至禱賢弟
云亡必深痛悲前得謝丈書已知之不勝歎悼也因
人行速聊拜此冬寒希保愛不宣某頓首有亂道
一兩首在謝丈處為無人寫錄得也聖俞略與臧否
之某有少吏事告謝丈望聖俞與咨啓之略語伊法
官少為庇隱某自作令每日區區不敢似西都時放
縱此來事亦得正但為上官見怒曲有駁議然亦終

無可駁縱有亦非大罰其如危辱之跡不欲使有小
過也或聖俞問得謝丈一言乞批數字送與附書人
也千萬千萬某又上

又寶元二年

某頓首啓前者見邸報有襄城之命乃知當與謝公
偕行然竊料舊身當徙蜀聖俞即留領縣事襄城居
孔道音信自此可日置圖是以慢然未能作書及縣
吏接太守還得手書乃知前至南陽南陽去邑其間
一驛爾某當請見直以公新下車方布條教仲咸信
門生故人來宜然累於其間須其旬浹少定爾又恐

聖俞莫能久留或略命駕見過此大幸也為別五六
歲貶徙三年水陸走一萬二千里乃於此處得見故
人所以不避百餘里勞君子而坐邀也顯俟顯俟相
見旦夕爾他不復道

又同前

某啓承九月一日就道雖為遲留然清風白牛夕雨
泥淖尤湏大晴然後不阻某自解官觸事不快至今
幾五十日未能脫去豈其屯蹇未極邪所幸親老漸
安更三五日可以十行南陽之居依賢主人實佳事
但恨聖俞不在爾昨夏中雖喜會於清風然猶未盡

區區之懷今茲寓居方欲悉屏他事為聖俞極數日之歡而先後參差若相避然又見聖俞書中言有事欲相見以不克為恨者益令人怏怏爾到官必有日南陽人便無惜寄音一作相及秋寒自愛

又同前

某頓首前遣公幹馳信迎候蓋初約然亦頗疑酷暑如此非乘興之時人還得書果爾及急足至又沐榮問承暑中起居無恙甚慰甚慰前累求新作今者書尾有自厭之說豈可疾淫哇而欲廢置律呂百花洲唱和必多欲一讀以祛俗累之心何可得也孫書注

說日夕漫見已經奏御敢借示否蒙索亂道恰來盡呵呵講席所說何書因信乞示及晝寢之樂當輸閑者聖俞不得搨擅也謝氏詩昨忘附去今又却尋不見候見納去矣早熱可畏千萬保重

又同前

某頓首啓谷正來得所示書及見與謝家書甚詳云買洪氏莊與卜葬市屋業皆其所急者也又云減俸為助此時聖俞恣於力弱不能厚報知己而然爾恐於謝氏無益而於聖俞有損爾聖俞若此月成三五千如失萬錢謝氏族大資多得之未覺甚助謝家亦

自有詩必言幸思之也洪氏莊極佳爾不須聖俞竭
囊囊此固親朋好事然幸某可以自辨爾望聖俞力
為幹之某行心為帶錢去漢池已就此營卜及市屋
業君有緒然此不可倉卒爾他細故盡論各正可旬
之鄧氏醪賻已止皆如雅惹某年盡必到襄城祭文
挽辭極佳冬冷保重

又康定元年

某頓首再拜啓自八月一日至京師及今已兩辱詩
并在來者凡三辱詩皆未還答非惟恃聖俞不以書
之疏效為親踈又以將道專人而多事未能便讀故

也前知為水災所苦此常事不足置胸中親老求官
南方此理當然安撫見辟不行非惟奉親避嫌而已
從軍常事何害奉親朋黨蓋當世俗見指吾從寧有
黨耶直以見召掌牋奏遂不去矣文雅處家事方於
薛氏求一屋為貯之勿慮也某於此幸老幼無恙但
尤貪不可住京師非久亦却求外補日一作夕相識
多忙不暇作詩之下必不憚見寄閑吟者皆錄示千
萬冬冷保重

又同前

某頓首啓前謝盜簿行附書問差遣書去後兩日知

審官擬定湖州城中監稅不勝喜慰然不即走書專報者意謂勅下自當知及弓乎至得書尚云云始怪何處稽留至今未到然今必至矣不爾當為督也俟春入京尤便但不知何處少留某自還館日夕忽忽筆研非答書簡寫門刺未嘗視昨夕子履偶來會宿聯句數十韻奉寄且以為謔又有前奉答長句併錄附云可笑可笑歲陽以來風日慘然土霧雜下氣候不常萬萬自重

又慶曆四年

某頓首累辱書為慰何已然久不致問者勞逸不同

於理宜然諒不為罪經城楊宰來備詢動止承久困輦下何時可赴任所示盛編云已了甚於飢渴也此人回望一信容專令人去取使人致來銘文不煩見督不久納上紙為湏索要好者恐未盡爾呵呵昨在真定有詩七八首今錄去班門弄斧可笑可笑然相別久無以為娛爾前有水谷詩見祁公云子美祕不令人見畏時譏謗吾徒廓然以文義為交豈避此輩子美豪邁何乃如此世塗萬態善惡由已所謂禍福有非人力而致者一一畏避怎生過日月也其他非面不盡近書見教審聽敢不佩服咫尺更有所聞不

惜一一示及有酒少人致去柰何柰何復熱千萬保
重

又慶曆六年

某頓首貶所僻遠特煩遣人至此并得陳留書新集
詩見寄詩見和詩外雜詩一卷碑文數本千字文等
豈勝慰喜瑯琊泉石篆詩祗候子美詩來已招子美
自來書而刻之遊山六詩等即欲更立一石不惜早
見寄也詩序謹如命附去蓋述大手作者之美難為
言不知稱意否其他事谷正在此數日備見所為可
知居此之况不煩述也閉戶飽壘之句怎生諱得呵

呵相次奉和見寄詩別拜狀次春暖千萬保重

又慶曆七年

某又啓去年夏中因飲滁水甚甘問之有一土泉在
城東百步許遂往訪之乃一山谷中山勢一面高峯
三面竹嶺回抱泉上舊有佳木一二十株乃天生一
好景也遂引其泉為石池甚清甘作亭其上號豐樂
亭亦宏麗又於州東五里許羨溪上有二怪石乃馮
延魯家舊物因移在亭前廣陵韓公聞之以細芍藥
十株見遺亦植於其側其他花竹不可勝紀山下一
徑穿入竹篠蒙密中豁然路盡遂得幽谷嶽谷已作

一記未曾刻石亦有詩託王仲儀寄去不知達否告
乞一篇留亭中因便望示及千萬千萬

又慶曆七年

某頌首 谷僕來捧書得詢動靜又見詩中所道有相
遊從唱和之樂備詳平日幕中所為可勝慰也某此
愈久愈樂不獨為學之外有山水琴酒之適而已小
邦為政朞年粗有所成固知古人不忽小官有以也
示及飲酒今春來頗覺風壅亦不能劇飲如往時然
後作主便後承見戒多荷多荷他事非獨不挂口亦不
關心固無淺深可示人也某母老多病而身纔過四

十頓爾心闌出處君子大節有所未果不敢效俗夫
妄言爾春暄千萬保重

又慶曆六年

某頌首 啓自谷正去後更不曾上狀蓋以經夏大暑
秋來或聞移南京或云來與刁氏成親一向因循遂
成踈懶然中間却得聖俞所寄六詠及桐花啼鳥等
詩近又得刁十六所寄詩書即日必已還許冬冷尊
候萬福某居此久日漸有趣郡齋靜如僧舍讀書倦
即飲射酒味卑於淮南而州僚亦雅親老一二年多
病今歲夏秋以來安樂飲食充悅省自洛陽別後始

有今日之樂詩頗多不能一一錄去未相見間惟冀
保愛多時欲作書無便今託提刑趙學士謹附此不
宣

又慶曆初

某啓爲親老久疾乍進乍退醫工不可用日夕憂迫
不知所爲蓋京師近上醫官皆有職局不可請他兼
亦傲然請他不得近下者又不知誰可用親疾如此
無醫人下藥爲人子何以爲心京師相知少不敢託
他告吾兄與問當看有不繫官醫人或秀才處士之
類善醫者得一人垂報待差人賫書帛去請他幸爲

博訪之聖俞聞此必挂意更不奉禱也如有所得亦
速遣此人回其他不暇怵怵

又

某啓近君謨學士行曾奉狀尋得邸報承有出身之
命士大夫公議未厭皆爲聖俞嗟惋獨某不然未知
高明自以爲如何也聖俞卓卓於後世者不以名位
爲輕重取重於今世者亦豈以此小得失哉苟以寵
辱爲意則布衣之樂有優於華袞之憂畏也老兄應
能自達不怵怵也已寒保愛

又皇祐五年

某啓見謝直言新生小息不安甚撓懷然書中不言
難以爲信聖俞居京師宜其不樂然業已至此當少
安之某哀苦殊無生理閑中靜思處世無有好處惟
當識者自遣之爾云欲來此深荷厚意然恐差遣理
當難得遂止爲佳已熱慎疾寬中爲禱

又皇祐五年

某啓徐先輩人至尊書果承有小嬰之念時暑益當
自寬爾某孤苦中中外多事偷閑便思一得故人爲
會某不可往聖俞不可來奈何奈何惟當一讀新篇
苦會面而聖俞惜不寄又將奈何奈何陳碑不可曾

矣斯人不曉文義有三兩處是行狀所無

出米修路等意若

果有當書何故而略切丁寧喻之此輩不向道亦終

不知近併作書此不一一某再拜

四月十九日

賜

茶賜醫常事爾謚前面官衙中已有贈官亦然散侍
郎作相不足爲榮但問人如何爾若材堪則自胥靡
亦作相如不堪則乃是僥倖但如是向道無妨

又同前

某啓謀葬事未得恐遂後時日極撓悶蓋以術者太
精自家又全不會祇信他人道不好便疑惑不敢使
非效俗流求吉地圖官國山高也夏侍中父葬于虜

契丹必不與你擇官國山地葬也閑中不曾作文字
祇整頓了五代史成七十四卷不敢多令人知深思
吾兄一看如何可得極有義類湏要好商量此書
不可使俗人見不可使好人不見奈何奈何失音可
救曾記得一方祇用新好槐花尋常市中買於新瓦
上慢火炒令熟置懷袖中隨行隨坐卧譬如閑送一
二粒置口中咀嚼咽之便喉中常有氣味久之聲自
通病愈新篇幸多為寄此小簡立焚勿漏史成之語
惟道意於君謨同此也失音脚氣皆是下虛吾徒老
矣省些斟酌斟酌某此君哀獨宿然以憂惱亦自多

病恐知

又皇祐五年

某頓首聖俞博士兄徐無黨人回奉狀陰雪不止體
氣若何某為近得君貺家書報薛家夫人不安老妻
日夕憂撓尊年久患誠亦可憂但薛宅書來止去無
大段疾苦奉煩吾兄因見公期為與問一的信因便
相報吾兄書家人不見略要知其增減又為妻子要
去歸省其母亦欲過中祥遣他去貴先知彼中遠近
爾某自要知謝氏有人還幸批數字逼節哀苦中立
偶人行草此

又皇祐五年

某啓近謝秀才人行嘗奉狀日來起居清勝某哀苦如昨私門日益多事又爲妻母近病湏令家人一徃省之前嘗奉託詢問久候來報也近爲子美編成文集十五卷凡述作中人可及者已削去之留其警絕者尚得數百篇後世視之爲如何也朋友之間可以爲慰爾某益衰病庶事不耐煩惟常守書冊危坐爾聖俞數許新詩不見寄似近日頗以爲難何也因兒子輩行奉此春一作暄保重

又同前

某啓寄惠鴨脚子甚奇趙三書信已領聖俞詩屢見許甚渴見何必自寫小兒輩可錄某亦厭書字因思學書各有分限殆天之稟賦有人力不可彊者往年學弓箭銳意三四年不成遂止後又見君謨言學書最樂又銳意爲之寫來寫去却轉不如舊日似逆風行船著盡氣力祇在舊處不能少進力竭心勸遂已身老矣安能自苦如此耶乃知古今好筆一作蹟真可貴重也今後祇看他人書亦可爲樂不能生受得也數日陰悶昏然因作聖俞書頓覺豁然如有所釋若遂一握手可勝爲慰也謝景平文字下筆便佳他

日當有立於世何止取一科第而已吾徒可爲希深
喜也胥太祝且爲伸意某卜葬地尚未買得相次決
定當有書報他也忽忽不宣

又皇祐五年

某啓前日謝氏人還辱書承尊候已復康佳新正必
倍清勝某孤苦如昨爲有二小姪一在象州久不得
信一在棗州欲乞渠來賴以辦葬今劄其官位姓名
記與問一消息恐難得便但却因謝氏人見示可也
吾兄清一作懷不樂俗事某寡相識煩聒甚悚甚悚

又皇祐五年

某啓忽忽度日無生意衙前行曾奉狀徐生人至辱
書承春寒尊體清勝爲慰無已某哀苦中尋得葬地
欲趁八月十月襄事但庶事少人辦集小姪煩爲問
當已有削必得請師魯文字俗本妄傳殊不知昨范
公已爲作序李厚編次爲十卷甚有條理厚約春末
見過當與之議定別謀鏤本也自春陰寒少晴明病
體不勝疲勞勸於書字不能周悉

又嘉祐三年

某啓動輒旬浹不奉顏采雪寒如此無復清思區區
可知亦怪聖俞未嘗見顧得簡示乃云不登權門若

以此見格何望於老兄某每日晚多在家因出望見
過幸甚如物所欲已起奏難於更奏蔡州亦應須得
簿書煩擁走此為答殘雪可愛能見顧尤望

又嘉祐二年

某啓大熱甚於湯火之烈兩日差涼粗若有生意然
以家人病患飲食不能自給區區煎迫殊亂情悰久
不承問不審尊體何似二十二日欲就浴室或定力
餞介甫子固望聖俞見顧閑話恐別許人請故先拜
聞禮部詩納上

又嘉祐二年

某啓承惠答蘇軾書甚佳今却納上農具詩不曾見
恐是忘却將來今再今去取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
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可喜可喜罰金
未下何害不必居家俟命因出頗見過某居常在家
吾徒為天下所慕如軾所言是也柰何動輒逾月不
相見軾所言樂乃某所得深者爾不意後生達斯理
也

又同前

某啓以小兒子傷寒已較因勞復發今日錫慶齋會
亦去不得愁坐忽得所示為之豁然憂煎病患常以

爲苦思効榴花之飲不可得也三兩日兒子安聖俞
過不惜頻相訪借馬若脩家又何厭也三十年前事
信如前生憂樂不同可歎可歎亦約子固子履當奉
白也抵候兒子稍安爾人還謹此

又嘉祐二年

某啓經節伏惟以時納祐昨日早至薛二家空心飲
十數杯遂醉歸家却與諸薛飲承見過仍留刺何乃
煩老兄如此旣醒不遑無以自處也節下外處送酒
頗多徃時介甫在此每助他爲壽昨祇送王樂道及
吾兄爾愚性踈簡人事不能周然意之所至實發於
誠心蒙惠簡云有所答則非也恐不知鄙懷故略自
陳述二十二日欲同子履和叔閑話少時先白恐他
有所適也

又同前

某啓陰雨累旬不審體氣如何北州人有致遠頭魚
者素未嘗聞其名蓋海魚也其味差可食謹送少許
不足助盤飧聊知異物爾稍晴便當書局奉見

又同前

某啓中前在范家坐中已覺不佳所以都無情緒數
日勉強有事相役旣歸遂倒卧以出汗頗多亦利動

臟腑頓覺體虛幸連日不朝免得請告更三兩日不知可出未承問念感愧亦審中酒吾輩年高不獨他事至於飲酒亦不能如故時也更希慎愛

又嘉祐二年

某啓谷正來承惠詩老重深粹不似頃刻間成何其
敷妙至此也早來得筆絕佳不圖若此之精其精如
此豈常有邪然久無稱手者乍得甚快意多感多感
暑中絕近文字不得無以度日時因作書簡得一揮
毫尚可銷憂爾人還姑此奉謝

又同前

某啓兩日不出可爲杜公作銘承惠詩絕高恐不可
繼且留款曲試和待稍髣髴則將出雨久作奈何天
災斯人豈惡之也其亦有以邪昨夜暫止頗緩奔走
之計然遑遑何時得遂安居漸涼思奉言笑何可得
人還姑此

又同前

某啓自入夏間巷相傳以謂今秋水當不減去年初
以為訛言今乃信然兩夜家人皆庫水奔廼翁達旦
不寐街衢浩渺出入不得更三數日不止遂復謀逃
避之處住京况味其實如此奈何奈何方以為苦不

意公家亦然且須少忍特承惠問存卹多感多感蔡君謨寄茶來否悶中喜見慰人還怗怗

又嘉祐四年

某啓適至書局承自釋奠處方歸困倦不敢坐邀忽辱惠教兼得唐子方家行狀謹當牽課然少寬數日為幸其如行狀中泛言行已殊不列事迹或有記得者幸更得數件則甚善又云有尹師魯所作墓誌亦得一本尤幸也尋常人家送行狀來內有不備處再三去問蓋不避一時怗怗所以垂永久也乞以此意達之

又嘉祐三年

某啓旦夕寒色尤盛衰病者殆不能勝矣不知吾兄尊候如何昨夜再讀和景仁雪詩甚妙兼以韻難如何可和且祇和得歲日書事一篇其元所示遂留之過節更送他處告別寫去也手筆凍縮書字不得韓范二公詩看了示下印卷子何日了因出見過陰寒公事頗少甚閑恐知

又嘉祐三年

某啓累日不奉見不審體氣如何兼以俗事無由奉詣理固當然聖俞遂以權門見薄無乃太僭也前承

惠白兔詩偶尋不見欲別求一本兼爲諸君所作皆以常一作娥月宮爲說頗願吾兄以他意別作一篇庶幾高出羣類然非先筆不可亦聞有與如晦一篇甚佳皆乞取蘇大挽辭一首閑寫助一笑今日偶在家謹奉此

又嘉祐四年

某啓前日承見過偶他客多不遂款曲快晴意體想佳梅公儀來要杭州一亭記述游覽景物非要務閑辭長說已是難工兼以目所不見勉強而成幸未寄去試爲看過有甚俗惡率不形迹也程碑當便下手

祇如唐書亦湏了爾

又嘉祐二年

某啓雨不止情意沈鬱泥深不能至書局體候想佳某以手指爲苦旦夕來書字甚難恐遂廢其一支豈天苦其勞於筆研而欲息之邪悶中謹白

又嘉祐三年

某啓經節陰雨猶幸且晴不審尊候何似閑作歸田樂四首祇作得二篇後遂無意思欲告聖俞續成之亦一時盛事來日食後早訪及爲望

又同前

某啓承寵惠二篇欽誦感愧思之正如雜劇人上名下韻不來須勾副末接續爾呵呵家人見謂好時節將詩去人家厮攪不知吾輩用以為樂爾後日絕早過喫不托適簡誤云食後遣回不是廳子誤也

又嘉祐四年

某啓自承在式告兼以假故多遂阻奉見秋氣稍涼喜承體候清安辱惠建茗此誠近所難得特為珍貺也然莫妨待客否恐彼闕當却分納一半也原甫高論少抑亦當不復較難來日朝中當面叙人還謹此為謝某再拜

書簡卷第六

與梅聖俞第一帖 事一勝爾一本作勝爾

第三帖 笑談一作談諸君一作諸君

第六帖 販傘者一作者

第十一帖 此固一作此

第十六帖 移在一作移

第二十八帖 無已一作何已

第三十三帖 諸薛飲一作薛飲

第三十八帖 此帖合在第三十七帖之前

第四十三帖

天苦

一作天惡

第四十五帖

後日

一作來日

書簡卷第七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一

與謝舍人

絳字希深

寶元元年

某頓首再拜兵部學士三丈久以多故少便不果拜
 狀春暄尊候萬福省勝至獨遺聖俞豈勝嗟惋任適
 呂澄可過人邪堪怪聖俞失此虛名雖不害為才士
 柰何平昔並游之間有以處下者今反得之觀此何
 由不痛恨欲作一書與胥親及李舍人宋學士論理
 之又恐自有失誤不欲輕發不爾何故見遺可駭可
 駭由是而較科場果得士乎登進士第者果可貴乎
 日日與師魯相對驚歎不已伏承殿試考校今必已

了某替人猶未至拜見未間伏惟保重因人謹附狀
不宣

又寶元二年

某頓首百拜知府舍人三丈三兩日毒暑尤甚不審
尊候何似某昨走鈴下久溷賓館旱暑交作晏陰方
興當君子定心靜事休息之時暑夕屢煩長者其如
乘餘閑奉罇俎泛覽水竹登臨高明歡然之適無異
京洛之舊其小別者聖俞差老而脩為窮人主人腰
雖金魚而鬢亦白矣其清興則皆未減也臨別之際
感戀何勝西禪竹林又辱餞送自夜出南城凡再宿

始至弊邑私門老幼徃徃病暑正如所慮此所以眷
眷門下而不候久留者也自鄧至汝陰道出田間由
鉅欣橋而西秋稼甚盛時雨已足問之乃覽秀所望
而脚正在陋邦然鄧州界二字一莫及也豈騎立之
神一作憎家雞而愛野雉乎自還縣便苦一作俗事
書記未能詳悉謹拜此叙謝伏惟幸察不宣從表姪
歐陽脩頓首百拜

與王待制質字子野慶曆三年

某頓首再拜運使學士子野兄春暄伏惟尊候萬福
自去年閏月來東郡以就祿養幸如所欲惟僻陋日

益愚鄙爾在都下時子野兄舟行不克攀別其後送者還頗知留客甚歡而飲酒差多親族皆以素羸奉憂不知其後復飲否子野善自攝猶能絕葷血甘淡薄況於酒邪一別頓爾南北闕於候問惟冀自重以慰區區不宣某頓首

與李賢良觀字泰伯

嘉祐初

某啓冗事牽迫久疎奉長者之論不知兩辱過門甚媿甚媿其來日有少事須出即今幸家居可以拂席奉俟軒蓋顯企顯企不然當別拜聞貴不失約也其頓首賢良先生

與曾舍人

鞏字子固

慶曆六年

某啓雖久不相見而屢辱書及示新文甚慰謦企今歲科場偶滯遐舉畜德養志愈期遠到此鄙劣之望也某此幸自如山州少朋友之遊日逾昏塞加之老退於舊學已爲廢失而韓子所謂終於小人之歸乎因風不惜遠垂見教未及會間自重自重

又 治平四年夏

某啓奉別忽忽暑候已深不審動履何似某昨假道于穎者木以歸休之計初未有涯故須躬往及至則弊廬地勢喧靜得中仍不至狹隘但易葺而新稍增

廣之可以自足矣以是功可速就暮年掛冠之約必
不愆期也甚幸甚幸昨在穎無所營爲所以少留者
蓋避五月上官未能免俗爾毫之佳處人所素稱者
徃徃過實其餘不及陳穎遠甚然俯仰年歲間如傳
郵爾初亦不以爲佳蓋自便其近穎爾至此便值酷
暑未能多作書相知或有見問者幸略道此意惟慎
夏自愛

與蘇編禮洵字明允 嘉祐二年

某啓自足下西歸承有家問忽遽而行時一小子卧
病方憂悶中不得相見中間得還蜀後所惠書及今

者賢郎人至得書承尊履休康併以爲慰足下文行
見推於時豈久窮居於遠方者未相會間千萬自愛

又 治平間

某啓承示表本甚佳前所借謚法三卷值公私多事
近方徧得披閱文字更不待愚陋稱述第新法增損
今別爲一書則無不可矣成一家之言吾儕喜若已
出爾謚錄卷秩旣多祇欲借草本

又 治平三年

某啓多日不奉見承遷居不易初聞風氣不和謂小
小爾昨日賢郎學士見過始知尚未康平旦夕來體

中何以更冀調慎藥食無由馳候專奉此

又治平三年

某啓自以拙疾數日關於致問不審體中何如必遂平愈孫兆藥多涼古方難用於今而且參以他醫爲善也專此不宣

又同前

某啓數日來尊候必更痊安單藥得效應且專服千萬精審無求速功不欲頻去咨問恐煩勸也亦不煩答簡或賢郎批數字可矣

與費縣蘇殿丞皇祐年

某啓特承書問兼惠篆碑滄陽山泉誠爲勝絕而率然之作文鄙意近乃煩雋筆以傳于遠旣喜斯亭之不朽又愧陋文莫掩感仰之抱寧復宣陳專人還謹此叙謝 舊用龍尾硯一枚鳳茶一斤聊表意

又

某啓前者辱見顧屬苦多事不得少伸款曲比奉詞則承已歸縣矣但深快快也辱惠書竊審經春體氣清裕某衰病疲憊日自彊勉未知報効不敢言勞咫尺阻闊惟多愛

與澠池徐宰 無黨 皇祐五年

某啓久不得書自聞省試日望一信人至忽得所示
大慰鄙懷兼喜春寒所履無恙程試賦詩極工矣策
贍博而辯論偉然皆當在高等人力所可爲者止於
如此耳其他有命然俗言運亨者臨事不惑揮翰之
際能至此其亦奮發於茲時乎計此書至已在高第
故不子細不次脩書白

又至和元年

某啓真陽相別忽以及茲日月不居大祥奄及攀號
擗踊五內分崩不孝罪逆蒼天莫訴哀苦哀苦久不
得書日與無逸弟想望忽捧來示承在道曾感疾喜

今復常又知淮水淺澁雖深欲相見但恐阻滯遂失
赴市之期若於事有妨則不若且就汴流西上如淮
水可行與汴不爭遠近即茲來爲善賢弟在此寂寞
中相伴大幸某秋涼方卜離此南北未知何適五代
史昨見曾子固議今却重頭改換未有了期仍作注
有難傳之處蓋傳本固本可不傳本則下注尤難此
頃相見可論改服哀苦中忙迫偶奉接人行聊此

又至和二年

某啓專人至辱書承官下無恙深慰示及誌文甚佳
無逸弟又有煩惱可哀適值有人在此誌文當附去

又知且權河南澠池本色自可讀書爲政何必求來
府中所云冬末當至京師暫來甚善一作無欲弟居
監中時相見焦秀才亦在太學補監生恐知其碌碌
于此士大夫有所論當悉以見告庶助其不及實有
望也未相見多愛

又同前

某啓人至辱書承官下無恙深慰深慰所云進取之
道能具達其如此夫復何患諭及富公言范文正公
神道碑事當時在潁已共詳定如此爲允述呂公事
於范公見德量包宇宙忠義先國家於呂公事各紀

實則萬世取信非如兩仇相訟各過其實使後世不
信以爲偏辭也大抵某之碑無情之語平富之誌嫉
惡之心勝後世得此二文雖不同以此推之亦不足
怪也某官序非差但略爾其後已自解云居官之次
第不書則後人不於此求官次也幸爲一一白富公
如必要換則請他別命人作爾

又嘉祐元年

某啓縣人來得書承寒凝公外體氣無恙深慰深慰
所寄近著尤佳論議正宜如此然著撰苟多他日更
自精擇少去其繁則峻潔矣然不必勉強勉強簡節

之則不流暢須待自然之至其如常宜在心也代天
論既各有篇日不必謂之代天可也某近權省得罷
稍閑已有削乞洪井若果得則私便尤多况非要任
求之必可得也無欲弟在太學見兒子云甚安某一
向多事少暇他亦踈及門恐知銓中新制破考之事
稍緩若在本州無妨亦可已新年多愛

又嘉祐二年

某啓人至辱書承涖官進學無恙甚以爲慰所寄文
字大佳然作文之體初欲奔馳久當收節使簡重嚴
正或時肆放以自舒勿爲一體則盡善矣某此待罪

誠碌碌然期必有爲而自効士大夫見責者深是待
我厚而愛之過爾敢不佩服冬寒自愛在致齋處草
草

與焦殿丞千之 皇祐五年

某啓自相別無日不奉思急足辱書深所浣慰然聞
不遂解名在於俗情豈不快快若足下素所自待與
某所以奉待者豈在一得失人間但以科場文字不
得專意經術而某亦有人事今足下三數年間且可
棄去科場文字而僕亦端居無一事惟於此時可以
講訓素所聞未舉者過此恐彼此難得工夫也足下

爲人明果以此思之亮可決然北首深恨閑居無人
既不能專遣人去奉招當正初南歸亦不爲久別計
但仰首傾望也某於衰苦中奉思諸君子此又不可
言已寒多愛

又至和二年

陰雨泥甚不欲頻奉邀蓋知請假甚艱也某恐不久
出疆欲且奉託與照管三數小子某來日遂移過高
橋宅中俟稍定疊便去般出學恐先要知仍請具此
白胡先生知爲妙至時恐要人般挈請示及待令去
晚間可出即見過閑話某再拜

又嘉祐元年

某啓知昨日已差試官庶事便當牽率稍涼體中佳
否近晚或能見過閑話少時恐遂難得暇也麤細米
各二斛聊飼僮僕輩必不以輕鮮爲怪有無相通亦
鄰里之常事慙及慙及

又同前

某啓以數日齋祠今早方歸知曾來取藥體中佳否
見解榜張燾秀才已獲薦不知肯旦來此過冬否祗
恐他要冬課嫌小兒喧聒不然蒙益則多矣某今日
在家隨早晚見過閑話少時

又嘉祐元年

某啓今日見解榜尚疑脫漏姓名然初以得失委命而進則臨事自應不動于懷此孟子之勇也適歸家偶早幸略見過閑話某頓首

又同前

某啓數日大熱不審意思如何適令發至羣牧司去已却歸西岡不審何謂此中西位頗寬涼多南風甚可居至於飲食亦可取性固無形迹矣兼時得閑話請更思之勿以爲疑也謹此咨啓俟報某啓

又同前

某啓見兒子言尊候遠和豈非患腹臑

秋後慎生

冷爲佳以數日不相見甚思渴某一出必假便有人事區區加以兩日復熱恐彼中窄狹無事一來書院取涼無形迹也前時奉白嚮有策題彼中得者幸爲錄示或祇檢得本子此中亦有人寫蓋人事易因循也

又嘉祐元年

某數日不承問不審體中如何當漸平和但怪不見過故此奉問凡疾病不欲滯鬱頗須消息有以散釋其效多於服藥若能出入幸相過要人馬來取至於

藥物亦當商推乃盡其理謹此咨啓某再拜

又同前

某啓稍寒想益佳裕數日人事忙迫非常前夕至學舍中見狼籍可憎所以未敢便請他張秀才更俟二日大太祝歸略令灑掃兼庶事有所備緣某多故不能躬視也兩日欲去報此意亦無暇作簡袞袞度日公私不濟一事此京師之態也某奉白

又嘉祐二年

某啓昨日以客多飢疲風眩發作卧不能起承示簡不及時答所言張先輩但怪其登第後絕不相過餘

非所聞也亦欲旦夕召渠相見但以多事忽忽未暇爾今日知聞喜宴來日約其見過也

又嘉祐六年

某啓有無相通蓋爲常理更不存形迹也船不必白省主自遣人問當亦可得蘇氏昆仲連名並中自前未有盛事盛事姚闢詩說請試看有長處簽出示及爲無工夫細看故也

又嘉祐六年

承惠胡公銘茲人美德固樂爲之紀述第以文字傳遠湏少儲思蓋尋常意思未及爲人強作多不佳也

自來日已往併無假故直至旬休如所諭行期甚迫當且前之續可附致潤州諒不爲晚也人還謹此白知小兒不安且慎調護大熱難將息也

又同前

某啓自相別後方欲作書遽承不疑學士有來歸之命自後更欲附書則思舟行必已在道無處可附亦以不久相見不必爲書也適得信喜來甚速且承酷熱中體氣清安其他皆可盡於相見也某爲今夏病暑不可勝任又得喘疾遂且在告蓋衰老之態自然如此也略留來人附此草草

又嘉祐六年

某啓自相別更不聞問近得邵學士書云已到家方喜知動靜兼承所履安和實以爲慰某病衰如昨不惟任責愈難常至於勞苦亦筋骸不能支等爲可責惟早自知止猶勝彊顏以貪寵利自計非不熟但恐未得如志遂爲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爾南方宜多有聞見不惜垂諭猶勝不知也有望有望前者胡公墓表誤書陵州人當問其家爲改正歲晚寒凜以時自愛因人惠問

文嘉祐末

遽爾大熱病軀殊不可當數日不相見體中佳否知已授樂清果如何來日見過家殮幸早枉步乘午前稍涼庶幾可坐也無它客姚祕校劉真蹟至此止

又治平 年

某啓范氏子書來并獲所寄書自承赴樂清後方拜此一書審此居官下安和稍釋傾想陋巷之士得以自高於王侯者以道自貴也一從吏事便爲禮法所繩若居人下而欲有設施則世事難如人意更當屈伸取捨要於濟務此非獨小官自古聖賢尚以爲難所以前世一節之士以貧賤爲易守也自臨縣治今

將及暮諒深諳此態也某嘗再爲縣令然遂得周達民事兼知官情未必不爲益某愈覺衰殘齒牙搖動飲食艱難食物十常忌八九情懷益蕭索物外浮榮信乎不爲吾儕得失也有名即去矣未相見間公餘慎愛因人時惠問不宣某書白

與王主簿回字深甫

某啓嚮者深甫在京師則以俗冗不常得相見旣去又不時爲信問視其外豈非踈且慢哉然求諸中則不然也人至惠問承奉太夫人萬福下情瞻慰某衰病日增殊無世間意趣近買田穎上思幅巾與二三

君徃來田間間其樂尚可終此餘年爾而其勢未能
速去非為之不果猶須晚獲也深甫以謂如何賢弟
昨西略見爾祁寒更乞自愛

又

某啓累日以聖節諸事區區未得祇候大熟不審休
氣如何來日見過家殮庶得接清論少待幸早垂訪
也專此咨啓不宣某再拜深甫先輩 常君未及作
書續得馳問因見為伸意千萬千萬

又

某啓久至尊示借書並領昨日少奉清論開沃無限

嗽良減否師魯文略讀一二篇令人感涕碑并集錄
皆納去某又上

與姚編禮 開字子張 皇祐五年

某頓首閑居絕無人使又不欲頻煩郡中借人所以
久不作書上杜公然哀苦中無限瞻依也因請見為
多道哀懇希文得美謚雖無墓誌亦可況是富公作
必不泯昧脩亦續後為他作神道碑中懷亦自有千
萬端事待要舒寫極不憚作也只是劣性剛褊平生
喫人一句言語不得居喪犯禮名教所重况更有纖
毫譬如閑事亦常不欲人擬議况此乎然而不失為

他紀述只是遲着十五箇月爾此文出來任他姦邪
謗議近我不得也要得挺然自立徹頭湏步步作把
道理事任人道過當方得恰好杜公愛賢樂善急欲
范公事迹彰著耳因侍坐亦略道其所以但言所以
遲作者本要言語無屈準備仇家爭理爾如此須先
自執道理也餘事不必云云背碑子極奉煩多荷多
荷因見杜贊善託問實錄不必封但只恁寄來此中
程判官亦為伸謝將書來後信有書去某再拜

又

某啓專人辱書承守道為學自如甚善見諭紹巖事

止於如此則又何言君子之言必誠誠久必見凡有
諸中未有不形于外者惟當以久見吾子之誠爾禮
記雜亂之書能如此指摭其繆其功施後世無窮非
止効俗儒著述求一時之名也然其中好語合於聖
人者多但當去其泰甚者爾更宜慎重如坊記一篇
難破請更思之然遇所見但且論次不惜錄示

與王幾道

復

景祐元年

某頓首白幾道先輩足下段氏家人至蒙示書及詩
并子聰聖俞書與詩後於東山處又見詩何其勤而
周也聖俞得詩大喜自謂黨助漸熾又得一豪者然

微有饑態幾道未嘗爲此詩落意便爾清遠自古善吟者益精益窮何不戒也呵呵間別後事自彥國去後患一腫疽二十餘日不能步履甚苦之時惟聖俞一來相問臨清之歡何可得邪師魯已有召不冝更俟嫁女幾道與彥國冝督以來走明日就試恐要知之惠詩未暇答以此也

答孔嗣宗字伯紹河南人 皇祐元年

某啓辱書甚善尹君誌文前所辨釋詳矣某於師魯豈有所惜而待門生親友勤勤然以書之邪幸無他疑也餘俟他時相見可道不欲怱怱於筆墨加察加

察某再拜

又同前

東方學生皆自石守道誘倡此人專以教學爲已任於東諸生有大功與師魯同時人也亦負謗而死若言師魯倡道則當舉天下言之石遂見掩於義可乎若分限方域而言之則不苟故此事難言之也察之

與尹材慶曆八年

墓銘刻石時首尾更不要留官銜題目及撰人書人刻字人等姓名祇依此寫晉以前碑皆不著撰人姓名此古人有深意況久遠自知篆蓋祇著尹師魯墓

四字

與蔡交 皇祐五年

其啓入至尊書感尉何已且承春序履況清休范公
襄事脩以孤苦哀困中社門郊外殊不知端息情禮
都闕但得淮西寄到誌銘豈任感涕文正平生忠義
道德之光見於誌謚為信萬世亦足慰也神刻謹如
所諭敢不盡心某忝以拙訥獲銘當世仁賢多矣如
此文復何所讓但以禮制為重亦不違年歲中貴萬
全無他議也悉察悉察述夢後序更當勘尋史傳續
報然亦當慎文正所慮至深某亦疑其有意不用此

篇果如所料矣試期不遠佇奉賀加愛加愛某再拜

答曾舍人

鞏字子固

熙寧四年

續

某自歸里舍以杜門罕接人事少便奉書中間嘗見
運鹽王郎中得問動靜兼承傳誨近又聞曾少遠和
急足至尊書喜遂已康裕甚慰甚慰某秋冬來日足
粗可勉強第渴淋不少減老年衰病常理不足怪也
餘在別紙某白見諭乞頴且止亦佳此時尤宜安
靜為得理也惠碑文皆佳多荷多荷常筆百枚表信
不罪不罪

又同前

辱示為人後議筆力雄贍固不待稱贊而引經據古
明白詳盡雖使聾盲者得之可以釋然矣父子三綱
人道之大學者久廢而不講縉紳士大夫安於習見
閭閻俚巷過房養子乞丐異姓之類遂欲諱其父母
方羣口誼譁之際雖有正論人不暇聽非著之文章
以要於久遠謂難以口舌一日爭也斯文所期者遠
而所補者大固不當以示常人皆如來諭也某亦有
一二論述未能若斯文之曲盡然亦非有識之士未
嘗出也閑居乏人寫錄須相見可揚推而論也自去
年至蔡遂絕不作詩中間惟有答韓郡二公應用之

作不足采惟續思穎十餘篇是青州以前者并傳記
皆石本今納上自歸穎它文字亦絕筆不作恐知恐
知 青州十餘篇亂道為說道上石彼近必見矣

書簡卷第七

與王侍制子野兄舟行

凡舟行

攀別

一作攀送

自攝

此下有

治字

與焦殿丞第十一帖

不必白

一作白

與姚編禮第二帖

不惜錄示

此下

一

自

容

細

看

書不容少頃當續有

具

白也

二

十

三

字

大

文

三

與孔嗣宗第一帖

尹君一作然以一作後切切一作

第二帖

若言此上一字不苟一作不可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青', '亦', '心', '備', '善', '我', '壽', '臨']

書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一

與丁學士

寶臣字元珍

皇祐四年

某啓自聞南方寇梗思欲附問凶禍閑居難求的
雖在哀殞翹想之心不可道也元珍學行優深
遠用遘一作罹此不幸古人多然在處之有道爾
君子所以異於常人者能安常人之所不能安
恨某君此際不能奔走耳某衰病無復生理
扶護歸鄉恐越葬期不及則且權厝鄉寺俟
忽偶黃莘先輩過云賢元在舒州因得附此
草草不
能盡鄙懷當續馳訊也秋熟寬中自愛某再拜

又嘉祐四年

元珍淹屈于外交游所宜出力既默無所為而至於書問亦不能時致其勤其為慚罪不待言矣某自蒙恩歸院雖稍清閑而忽忽度日公私無所益此處京師者汨汨之常態也幸非甚愚頗知脫此而速去然事有不得遂去者古人所謂不如意十常八九者殆此類也今歲廷試得人之盛中外共慶況在佳婿此豈非久滯中一可善事哉今因胡推官行謹奉狀相次陸君行當別布懇

又嘉祐四年

某向在府中困於煩冗久不奉狀徒用瞻思專人遽來特辱嘉問承涉夏已來體氣清福深所欣慰元珍才行並高而困蹇如此吾徒之責也某昨被煩使初不敢辭然几案之才素非所長加以早衰多病筋力不支屢自陳乞蒙恩得解去實出天幸然請外之志尚未獲素心又以殘史終篇有期夏秋之交可決南去相見未涯千萬鄙懷臨紙不能悉布惟慎重自愛以順休復

答郭刑部輔

某啓方欲因兒子行奉狀遽中忽辱書可量欣慰兼

審春寒動履清勝承諭以嵩少之游豈勝跋羨此樂常為山人處士得之衣冠仕宦比其汲汲得如其志不老則病矣雖有登臨之興勉彊而為之已不勝其勞也若神完氣銳惟意所適如公之樂者百無一二人也如某者目固不能遠望足亦不任登高矣可歎可歎相見未涯嚮暖加愛

與朱職方處約

嘉祐五年

某啓久不奉狀夏熱公外竊惟體履休勝陳誥寺丞佳士也曾任滁州同官今其南歸願拜識幸希留念也屬唐史終篇忙迫作書不謹備恕之方暑慎愛

與蔡省副

某頓首公私忽忽久闕致誠辱教字承已登舟遂不復一得叙別可勝瞻戀短景日暮還家客已盈室寢食殆廢習以為常以此久不奉問慙罪慙罪汝陰君子父處疾少間當來歸未見惟寬中自愛審用藥餌不盡區區

與王發運

鼎字寶臣

嘉祐二年

某啓中春嘗辱惠問不審涉夏暑毒體氣如何某自出真院為羣士誼詒尋而入夏京師旱疫家人類染時氣區區中復有病患憂煎以此久不附狀寶臣治

漕南方雖久淹下外然振綱革弊公私所賴者不細
比於碌碌于此無所云補者所得多矣某再請洪井
未得屢罄所懷期於必得也未相見間惟為時自重
謹於遞中奉此不宣某再拜

又嘉祐二年

某啓衰病無悰難久於此加以私計日思南云未可
得者無他近時內外制請便例不得從爾柰何柰何
自之翰有事故人零落所存者幾更復何心追後生
於紛華某將入貢院時之翰疾已甚比出遂不見遽
失斯人為恨何勝與同年相知尤甚遂及之愁人愁

人中間承惠金櫻煎近方開而服之其製一作煎尤精
多荷中年衰病太甚世情已去但猶藉藥力且扶旦
夕爾遞中不子細

與馬運判遵 皇祐二年

某啓久別欣此瞻候陰寒道中尊候休勝河役動衆
疲民利害緊公處置之耳他俟握手不能具述因人
走此不宣某再拜運判裏行執事 十二月七日

答韓欽聖 宗孝 嘉祐二年

某啓昨使舟行日不及攀別深以為恨人至辱書伏
承署事以來當此初寒體况清福實以為慰也外補

之樂得之有素伏讀佳作益以起予無用之質衰病
颯然造物者畏浮議以見縻柰何柰何歲晚以時自
重人還謹奉此為謝不宣某再拜欽聖提刑學士十
一月二日 辱寵惠佳篇欽誦不已旦夕和得遮中
附上新甘竒味珍荷也珍荷也部頭事藝稍進得賢
者齒間更增勉勵也呵呵劉守到必還使司當復清
談也嘗說襄陽山水一經真賞果如鄙言否

答李學士

嘉祐八年

某啓自遭罹國卹哀摧殆無以生伏惟感慕攀號何
以堪處伏承遠賜存慰豈勝感咽孤拙遭遇苦與安
道皆奉清光今茲衰晚才薄責重未知死所何以論
報嚮秋更冀以時加愛

與王學士

某頓首京師區區自朝及夕無益於公私而思接賢
者之論亦不時得近兩辱見顧皆不獲迎候豈勝為
恨寒陰不審氣體何似旦夕當卜至門木間先此為
謝冀有以亮之而已

又

熙寧三年

此帖又載
第九卷却云與薛少卿

某啓急足至辱書喜承尊候萬福貴眷各安甚慰企
想近入京衙校過穎捧手教尋於遮中奉狀必達視

聽某到此以弊止未完固少留以葺然欲遂為掛冠
之請遠近相知皆相督以蔡是自乞瀕且勉赴到任
徐請歸休未遲今遂治行二十一二間上道三四日
至蔡別拜狀恐久滯急足忙中作書不悉

答張學士

嘉祐二年

某啓中間辱惠書未遑脩答又辱惠書意愛勤勤重
增感愧某以嘗患兩手中指攣搐為醫者俾服四生
丸手指雖不搐而藥毒為擊攻注頤頷間結核咽疾
腫塞盛暑中殆不聊生近方銷釋衰朽百病交攻難
堪久處茲地漸欲謀為退縮得免罪戾以疾為名而

去猶是幸人使騎巡歷何時一過都下必遂握手未
間以時自愛仲儀喪子應滯行期許事猶煩餘暇冲
卿恐猶未歸未及作書為懇

又嘉祐二年

某啓區區久不馳問豈勝瞻勤暑毒竊惟體履清福
兼承權留務都邑孔道諒少勞神中間嘗辱惠問不
時修報亦可知其冗率也慚感慚感某唐史終篇遂
當復尋江西之請衰病無堪為歸老之謀爾未由握
手莫罄鄙懷惟冀為時自愛以副企詠

又

某啓前日專詣舟次值不在略見賢郎比欲旦夕再
祇候而大雨連綿無由出門兼恐已行忽辱手教乃
知即今方行不獲面別惟以時自愛瞻企何已東南
應亦有所欲但倉卒不暇續當有信咨煩也將同年
千萬爲伸意近得書亦當作書也南郡近有書去矣
人立待草草

又

某啓衰病無堪叨竊過分方深愧懼遽辱誨存兼承
惠寄佳篇豈勝珍誦湖園野趣近郡所無夢寐在焉
何嘗忘也若得偶逃罪責歸老其間遂養痾拙何勝

幸也歲晚寒凜款言未期惟冀以時自重

答陸學士

經字子履

至和二年

某啓使北往返六千里早衰多病不勝其勞使者輩
往凡七八獨疲劣者尤覺其苦也還家人事日益區
區浮生何處得少休息承子履在洛甚安又知來鄭
書碑咫尺莫得奉見獨見勝之備知動止辱書益用
爲慰漸暄珍愛人還謹此

又

熙寧四年

某啓久闕奉問忽枉以書奚勝感慰兼審經寒履況
冲裕某衰病餘生得請歸老而遷官兼職皆出特恩

榮幸之愧無以爲諭第久疾累年頓難減損然得此
閑適足以安養又其幸也遂復田畝無期會見企仰
而已千萬加愛

又 治平四年

某啓早來辱枉使車重增媿感過午遂熱承動履清
和方苦昏乏忽被手教兼惠以藥并方尤荷意愛之
厚第藥性差熱當漸漸服之也竊承代歸有期依依
之意愚當與頽民同也餘留面布人還少奉此

與刁學士約

某啓前日承寵訪秋暑計尊候康和以居處狹陋欲

卜定力約數君奉同閑話一日既稍寬涼又佳水烹
一兩盃茶幸告月初約一日恐爲會處多故先次
此咨啓

答連職方

庶字君錫

天聖中

某惶悚頓首上黨三哥良執少一作久別伏想體中佳
好近者兄長行獲奉短札懇悃之素具之如昨泊任
進來得三兄信伏知軒車猶未歸仙墅某自返黨間
邈然塊處日以賤事相逼魚鱗左右至於筆硯之具
視同長物而已前承寵示佳句久欲爲答柰六情底
滯不能叩課加之對雷門之前非布鼓之能過也但

効曹生游揚季布之名日得傳播於漢東士流之間
諷誦傳寫者追國使中山兔悲而洛陽紙貴也今勉
成一首以報來賜小生學非師授性且冥憇仰賴良
交時賜教誘若不為索其病疵而姑効司馬生言好
字則三哥顧我之厚薄可由斯而見矣崢歲且晏平
居寡徒想望故人能不愴恨時因此風幸無忘德音
之惠某頓首

又嘉祐五年

某啓近嘗辱惠問不審寒來體履如何京師區區幸
時與元禮相見然衰病鮮悰無復壯年游從之樂也

殘史已終篇南歸之思如欲飛爾君錫決然遂獲閑
居之適應知此趣真老者之所便也况竊祿甚厚於
國無補豈堪碌碌久此乎握手未期聊為君錫道此
盛寒多愛

又熙寧五年

某啓令姪過郡辱書粗尉積年思企之勤兼得一詞
起居康福外絕世欲內養天真宜其極方外之樂享
眉壽於無涯某寵祿盈溢心志衰零尚此盤桓未償
夙願然亦不出新春歸計可決第思場屋之游四十
任之舊零落之餘所存者幾而吾二人者邈焉各在

一方未知握手之期用此不勝區區爾歲律適盡寒
色嚮深惟以時加愛

又熙寧四年二月

某啓守蔡忽已半歲老年百病交攻賴此閑僻偷安
然猶經春在告人事曠廢咫尺相去關於馳問使至
辱書旣慚且感喜承尊候康裕某以衰殘未逐一乞
之願勉強憂畏惟思高賢遠識早能超出塵累宜享
福壽於無涯也企慕企慕相見未期初暄保愛

又熙寧四年四月

某啓相去不遠惠然之顧出於乘興古賢佳事有望

於故人但不敢坐邀爾某入新年陡更衰殘昨三月
中欲遂伸前請決計歸休封遞角次得闕報陝兵爲
孽遠近驚懼朝廷方有西顧之憂遂且少止今已寧
息非晚必期得請也若遂還穎則相去益遠至時或
一就蔡枉顧可否千里命駕近世未聞亦是一時竒
事有望有望亂道思穎詩一卷粗以見志閑中可資
一喙

答連郎中 庠字元禮

某啓才薄力劣任非其稱初無報効徒自爲勞人事
都廢恃親舊見哀而不責小故湖外風土如何嚮承

體中亦小不佳今喜清康君錫兄亦久不承問多事
忽忽不曾作得一書慙悚慙悚惠柑甚佳遠地難致
尤為珍感鳳團數餅聊表信而已歲律遽窮新春多
愛

又

某啓承賢郎小娘子見過故人有佳兒女朋友所當
共慶也兼辱簡字惠以熊白并踏鮓等皆飲酒具獨
患累日苦目昏未能近盃杓也朝暮乘閑道話

答丘寺丞

某頓首今日食後就寢方覺擁被卧讀太白集忽辱

惠佳篇豈勝感愧當亦牽強為報恐滯使人且此為
謝

答韓宗彥

嘉祐四年 一本卷前有答韓
欽聖二幅即宗彥也誤寘此

某啓專人辱書承此初暑體履清勝實慰瞻勤前在
府中嘗辱惠問牽以俗冗不時布款昨以衰病屢自
乞蒙恩俾解煩劇雖江西前請未獲素心而疲憊計
不能久粗得休息亦不勝其幸方得復從諸公之遊
而子華遽遷執憲然命出中外稱愜某旣得閑適遂
且盤桓過夏秋冬當遂前請相見未涯但聞風采行
被嚴召未間暑熱以時自愛因人還謹此為謝

答黎宗孟 醇 熙寧二年

某啓近遣家兵至萬壽奉迎有書計達專人惠教乃承路中得疾問來人不能詳言即日必惟已獲痊安旅中有疾亮難久也辱諭尋醫細思皆小小外事不足動懷豈宜輕爲去就許昌避闕介至毫又陳曹爲梗今又復然足驗世人常態處處如此然則尋醫所至未必見容但當寬度包之爾富丞相奉知必不淺已教他舉留再任莫且隱忍終之否某性自少容老年磨難多漸能忍事前後蒙見教者豈非欲某寬中以忍事耶却敢以此意奉規不恠不恠未敢奉邀必

且徑還家也嚮暖加愛不宣某再拜

與裴如晦煜

嘉祐五年

某啓酷暑阻奉見竊惟體氣佳和新事頗動人耳目惟靜處聽聞益覺其喧也聖俞賻助遂獲幾何苟有所得幸且勿送其家也望略批示或約相見爲佳謹此咨啓某再拜如晦學士 廿四日

答杜植

嘉祐五年

某啓公私多故久闕馳誠然亦久不承問忽於遞中辱書喜慰無量兼審經寒動履清勝不相見數年間親舊零落所有無幾在者衰殘老病於理宜然其間

不能量力決然早去而留連祿仕任過其分勉強碌碌迄無可稱以取責於一時而貽譏於後世則鄙人於數老叟中又獨負此若寵利紛華不惟非素心所溺就令心有所好大抵晚年實能享者於身所得幾何由是言之得失不較可知自去夏迨今病恙交攻尤苦齒牙飲食艱難則嚮所謂於身所得者無復有爾可嘆可嘆不相見久因書及此聊當一笑爾聖俞家賴諸故人力得不失所漳州兒子輩更在教育他事應在雅懷有以處之不待言也新歲千萬加愛因風不惜惠問以慰瞻仰不宣某再拜

答陸伸

某啓人至辱示長書及古今雜文十軸其研窮六經之旨究切當世之務與其辨論文辭之際如決壅塞開通衢以瀉浩渺之無窮御馭駟駿而馳騁然則吾子之所能與其所用心者不待相見而可知矣某衰病廢學多難於時常幸得空閑之處苟樂於自棄而吾子獨不棄之惠然見及何以當之欣慕感媿聊茲爲謝幸察其區區

與丁學士

見英辭類彙已下續添

元珍屈處冗務士夫所歎清議尚存自當奮滯惟通

塞有時少須之耳某碌碌于此為庸人出處之計前以屢陳矣

又

冗務誠非賢者所處然屈伸之際又非賢者不能安也凡在交舊莫不以此為慮而未知所以為之奈何自古賢達之士固嘗有所屈伸其所以處之者乃其平生所學者耳足下所存遠大故知必能及此敢道之

與蔡省副 嘉祐元年 見名賢簡略

某啓昨日無以為禮深用慙覩宿來動履想佳然中

席遽起遂不可留變此新例他時東齋之會敢不遵用故事也適得冲卿簡言原父已送詩云某殊未有句欲借一拭目以發衰鈍三日欲去出城送冲卿能往否此不敢強問及之

又 嘉祐元年

某啓昨日知與冲卿賞月必有餘樂某亦邀同輩三人淡坐不飲殊亦鮮歡但飲冷過多又病真不能追逐少年矣前時烏絲欄輒留欲書其後尚未有暇適因尋書別得少佳者且納上聊資揮灑章望之長言試為一閱 後日方得奉見謹此咨布

與裴學士

名昭字知晦嘉祐八年以開校理知開州前有嘉祐五年一帖

某啓公私冗瑣人事多廢不獲奉問忽已逾時專人辱書承經寒氣體清安稍慰瞻想也某年齒日增心志日耗材薄任重憂責無涯故人在遠誰與教告誠未知稅駕之所也如晦代歸有期竊承私門多所憂撓顧知紛紛此世少無事人也惠甘誠為佳物然不飲已暮年矣茶須嘗方敢致謝嚮春和更希慎愛專人還謹奉此不宣某頓首如晦學士足下一月三日

與趙學士

名彥若字元考熙寧年

修啓頃蒙軒騎少留忽忽殆疎款奉然每親餘論獲

益已多少別方爾傾馳辱書感愧旦夕亮且就道霜月嚮寒千萬愛攝不宣歐陽修奉啓太常學士執事

八月晦日

承示集古跋尾數事頓發蒙滯恨不早拜呈也

書簡卷第八

與丁學士第一帖

不可道

一作不可道

不能安

一作安歸

鄉此下一有以風波道遠五字

第二帖 沉在佳壻此豈非久滯中一可喜事哉

高與良增喜慰

第三帖 深所乃一作心

與王發運 中春一作春中

答李學士 以時一作為時

答韓宗彥 疲憊討不能久一作疲憊交

書簡卷第九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二

與薛少卿 公期 景祐三年

某頓首再啓東園一別自夏涉秋今倏冬矣汧汭絕
淮泛大江凡五千里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見家兄
言出京時有公期書渴得一見要知別後事然數日
尋之不見遂已某自南行所幸老幼皆無病恙風波
不甚惡凡舟行人所懼處皆坦然而過今至此嚮夷
陵江水極善亦不越三四日可到又聞好水土出粳
米大魚梨栗甘橘茶筍而縣民一二千戶絕無事罪
人得此為至幸矣祇是沿路多故舊相識所至牽牽

又少便人作書入京公期始約今冬赴絳州必非久
行矣每憶君謨家會頗如夢中未知相見何時惟自
愛而已因人便附書在君貺處乃可延今因遣白頭
奴入京謹附狀不宣

又 景祐四年

某頓首自公期東門之別忽已踰年南北之殊相去
萬里音信踈絕於理固然昨至許州蒙訊問備審官
下爲況甚佳邇來諒惟自公之餘與閩內貴屬各保
清休某居此爲況皆如嘗親老幸甚安室中驟過僻
陋便能同休戚甘淡薄此吾徒之所難亦鄙夫之幸

也多荷多荷公期遊宦故鄉其樂可量思昔月中琴
奕樽酒之會何可得邪某久處窮僻習成枯淡頓無
曩時情悰惟覺病態漸侵爾弊性懶於作書區區思
慕之心非有怠也惟仁者察之讒謗未解相見何由
惟慎疾加愛因人至京頻示三兩字爲禱其如方寸
莫能盡也不宣

又 康定元年

某頓首再拜公期九哥足下比者伏審五丈人文母
相繼傾亡聞訃交至不勝悼怛苦事伏惟罹此酷毒
摧痛哀慕奈何奈何孝子之志在於不減更望節哀

就禮以全大孝是於親友爲大願也自去秋質夫有
事顯侯公期替歸不意遭此凶變知扶護且歸絳州
未審何時可至京邑一別數歲某走萬餘里艱險備
嘗公期又有此患人生若此可嗟可嗟八哥在京尚
未有差遣亦欲求一住京所貴照管君貺與某不特
時到宅內外如常不慮中前君貺行曾有書侖爲有
起請不肯附去今同封呈前後累寫下書皆因循不
附去得悚息悚息秋寒哭泣扶護千萬寬節以副區
區謹奉此致慰

又慶曆三年

某頓首啓自公期到京便欲拜見初期見訪尋以某
欲入都遷延至此近以定日必行一夕小兒輒病遂
阻行計然猶幸僅存其生至今尚未安所賴有可醫
理行旣無涯虛滯軒車久阻歸計慚惕料某不往公
期便行也企渴企渴他具夫人書記累辱問小兒病
無慘中未及奉書市藥甚煩挂意春暖各希保愛瞻
祀瞻祝不宣

又皇祐二年

某啓到此已將百日牽率如初以此久不奉問遞中
并人至兩辱書承寒來寢味多福霈恩進秩不敢爲

賀彼此然也某此區區幸事漸少稍息肩奉告作鞍
蓋為郡人哂其太陋爾相次專人附銀去式樣一依
官品可也冗事乃煩長者惶恐惶恐餘具後信冬冷
保重

又

嘉祐二年

某啓累日不相見承在軍器庫中必甚勞神暄和體
氣喜佳裕玉冊官便當遣去有暇因出見過有漢碑
今日私忌家居恐知其世

又

嘉祐二年

某啓昨日見妳子自宅中歸云公期猶患暑疾不審

旦夕來尊候如何今日欲於軍器庫中奉問又恐不
入為前日所見偷竊者驚家人欲於宅西添一鋪巡
警不知有例否夫人言公期宅前曾初添一鋪不知
申報何處施行略希批示因出閑過少話某再拜公
期郎中

又

嘉祐二年

某啓昨夕承過顧經宿熱未解甚可苦也體中安和
數日有人將一馬來行亦快不見驚蹶不知毛骨如
何云要百千為定價直否試令牽呈昨夕忘却閑說
及幸告批示革解九方專令咨請不罪不罪

又嘉祐治平間

某啓昨日作書未及發忽得來介所惠書頓釋月餘
憂想之懷家人尤以爲慰也所喜涉暑到官尊幼各
安寧仍知頗以郡事爲意如此日月亦易銷遣某嚮
在夷陵乾德每以民事便爲銷日之樂苟能如此殊
無謫官之意也某偶因用街市淋洗藥拔動風氣左
脚疼痛數日在告不意傳報特煩軫念感愧感愧盛
暑公外加愛家人亦自有書此不多述不宣

又嘉祐治平間

某啓近併捧三書具審至汝以來動靜甚慰企渴爾

比日竊惟公外體履清福貴眷各安和今夏京師大
熱疾疫尚未表息頗聞許洛特盛幸喜汝獨無之雖
然郡事久不治下車之始不無勞心今必稍簡則漸
可樂矣崔庠按已斷即報必見罪狀不若初聞之可
駭然刑名亦重舉主多不免茲亦奈何淄州近不得
書應是煩惱某今歲病暑飲冰水多日生黑花多在
告舉家幼小幸安最後將書來人戒渠來取書輒私
去故於途中致此暑伏方盛慎愛不宣

又嘉祐治平間

某啓多事忽忽等閑不奉狀遂復逾月茲者楊氏子

來辱書承秋來公外動復清康貴眷各安粗以為慰
郡事以太守養疾甚煩裁處然臨以餘刃莫不為勞
苦加之歲事豐成盜訟當漸稀簡也某以私門過夏
嚮秋幸且安帖祇是孤危之迹勢漸難安群口籍籍
外亦應聞病目愈甚承惠藥方便當精意服之也連
日從駕歸遂卧病兼亦筋力去不得也餘俟家人自
有書殘暑更冀以時自愛以副瞻企

又 治平二年

某啓近以雨水為患舉家驚奔所幸人物苦無傷損
寓居安力公私擾擾久不附問急足忽來惠書承秋

來公外體履清福貴眷上下康安稍以為慰報國無
狀致此天災皆由時政多闕上貽聖憂方共引咎遽
承見教丁寧切至蒙愛之厚愧感銘藏而已知汝極
豐郡政修舉盜訟遂稀應多閑暇之樂也某忽忽無
棕病目如在昏霧中作書甚艱餘不遑及嚮寒保重
因風時枉問

又 同前

某啓新陽納慶伏承動履多福人至辱書感慰無量
京師水後繼以陰雪甫近郊禮次開晴青城宿齋雲
日澄和人情舒暢遂成大禮衰朽之質執事忘勞前

此公私事叢久闕致問自是而後應且休息一晴鎮
過無限浮議天幸天幸餘非筆墨可罄人還僅布一
二深寒多愛

又 治平三年

某啓自承受勅後日與家方望軒騎來歸何久而絕
不聞問春夏之交氣候不常不審體况何似想與貴
眷各安某此內外如常但自春來病渴淋不止在告
多日乞一近郡養疾已二削竊料旦夕當至都門故
專走兵迎候其他湏面叙病中不悉

又 熙寧元年

某啓近法曹廳人回持惠書經節竊惟公外氣體安
和某到官忽已兩月幸與諸幼如常但老病益衰民
間興利趨公事日百端昏然並不能省若常時公事
則絕簡過客亦稀苟祿偷安負愧而已公期臨郡已
多時莫湏別有差遣某以病苦難久戶居歸心有素
何日遂如所願相見未涯窮冬盛寒惟加攝為祝

又 熙寧三年 此帖又載
第八卷却云 與王學士

某啓急足至尊辱書喜承尊候萬福貴眷各安甚慰企
想近入京衙校過穎捧手教尋於遞中奉狀必達視
聽某到此以弊止未完固少留以葺然欲遂為桂冠

之請遠近相知皆相督以蔡是自乞湏且勉赴到任
徐請歸休未遲今遂治行二十一二間上道三四日
至蔡別拜狀恐久滯急足忙中作書不悉

又熙寧四年

某啓專人辱書承秋暑體候康適貴眷安寧甚慰甚
慰某茲者告老得請恩典殊優出於萬幸穎蔡至近
雖冒大熱信宿便至遂為閑人庶事皆如素計惟當
營舍久而僅了族大費廣生事未成倫理頗亦勞心
然措置稍定不復更令入耳則是人間無事人爾知
幸知幸承冬中當替歸可遂相見豈勝欣願但恐未
特得書問往還殘暑公外多愛

又同前

某啓迺更過州辱書承經寒體况清裕貴眷各安甚
慰勤企某與諸幼幸各如宜自還田舍已百餘日庶
可稍成倫理粗免勞心始覺漸有閑中趣味然日足
之疾初未少損蓋累年舊苦勢難減又迫於年齒
愈老而益衰其如坐享厚俸飲食無為微倖之愧感
激而已承羨替有期冬末行舟淮潁當得一會面但
恐未間別有羨命就移不然豈勝欣望也深寒未相

見間多愛多愛

又熙寧五年

某啓自使舟過郡開門庶事乏力又值雪寒難於舉動加之病齒妨飲遂不成主禮退居屏迹惟交親難相會每以為恨幸一相見又事多艱滯如此信乎人事如意難得也然尚得靜話數日爾人至辱手教承宿來尊候萬福知詰旦遂行嚮和惟多愛

又同前

某啓近辱書喜獲平安到京甚慰傾企乍至都下人事必多仍審已謁告歸絳州何其速也不亦少勞乎

即日春暄竊惟氣體清適某自相別後令醫工脫去病齒遂免痛苦然至今尚未敢放口喫酒情悰索然但覺一歲衰如一歲爾集序已了祇候更了鐫刻一併納呈閑居難得人便附書比此書至京計已西去故令八齋轉附至絳故未反其他惟嚮暖保愛早還以副瞻思

與陳比部力嘉祐治平間

承有家訃賢姊有事竊惟悲痛老年親戚間不免時有煩惱人生常理只如此時暑千萬節哀寬中無由奉慰來日令兒子至寺中也五妹且省煩惱時熱圖

安也某再拜作坊殿丞良親 廿七日

又嘉祐治平間

其啓承昨日寺中舉掛時熱惟希寬中又知喫食所傷更須慎護辱惠茶具甚精竒多荷多荷藏之他時爲閑居之用爾今則少暇也五妹喜安極熱未敢相邀歸家好將息某再拜作坊國博之右 旬休日

又同前

某辱惠答簡承臟腑已安和甚慰惠茶籠所作極精至石屏大是竒物可珍可珍但不得中間一片則不成器千萬爲早取之此物他處未嘗見石屏世故多

有未有若此簡易而工妙也稍涼見過閑話某再拜作坊虞部 六娘兩日患臟腑今却安也果子自此更不令喫幸荷幸荷

又同前

人至承惠簡喜酷暑中與貴眷各安數日大熱恰值謝官人事紛紛疲朽遂不克支若非昨夕一雨少解煩毒其將奈何頻勞問念多感某再拜 住娘近日頗肯忌口亦漸向安謝念及也

又嘉祐治平間

多日不相見天氣斗暖喜與五妹各安和惠簡問及

牙疼多感多感兩日稍可雖浮動醫者云取未得須
候根脫取之省力恐知恐知驢肉多荷多荷某再拜
作坊虞部良親 廿二日 兩日却較喫得此物

又 同前

某啓承惠蘇家藥多荷多荷亦嘗用之此但治咽喉
爾某所苦者齒牙熱痛兩日來漸較蓋稍節滋味等
物遂可爾過承憂念五妹歸家安否後日祠事畢便
歸當得相見人還專此為謝某再拜 只前時兩般
藥自好方待久使也

又 熙寧元年

某啓久不得信方深企想送劉司理立士至辱書承
公外體候安和四郎以下諸幼各安甚慰但以亡妹
忽已周祥舉家見書信至重增悲惱爾某此老幼幸
亦如常久欲作書只為累表乞致政未允候見去住
後發書奉報爾今又忽有青州之命已兩次辭免欲
且乞守毫蓋去穎近便於歸計也未知如何也知吾
親每每多不安遠宦中有此煩惱誠難為情更宜寬
心求安為善也亡妹靈柩今冬先送歸晉最為上策
嚮寒千萬保愛不宣某再拜知郡比部良親 九月八日

與馬著作 嘉祐中

牡丹記荔支譜久欲附呈以候刻跋尾數十字以是
稽遲不恠不恠病目固不能書然君謨不肯為他人
書而獨為某書此朋友間自是一事不可不記故勉
自書取笑取笑

又 治平四年

某啓近縣人還奉狀新歲布和善人君子自宜享福
惟餘齡晚暮益以病衰相見未涯徒積傾嚮鄙抱區
區前書粗布政餘加愛某手啓知縣著作足下十二
月十九日 寄惠花燭白藟多荷多荷藟豈非自種
耶甚佳甚佳泉水未為爾必以冰凍賫致未得也

又 熙寧元年

某啓專人辱書并以泉水為貺豈勝珎荷薰審新春
履味清安河夫之役尚煩神用然處置得宜公私俱
濟則所利博矣亮不以爲勞也某再乞壽旦夕必見
可否未間難爲期約也當續咨報尚寒慎愛不宣某
手啓知縣著作足下十九日 李集已領泉味皆佳
然大祇東州水甘直須於鹹水地飲之然後爲貴爾

又

某啓病忤之餘人事踈廢忽辱惠教方承臨莅齊城
經暑公餘清適誨諭稠重開發蒙鄙感愧感愧咫尺

未期會話欽渴欽渴某再拜公病目多書字不得不
罪不罪

又熙寧三年

淮西支郡蕭條何敢奉屈然吾儕以道為樂亦應不
以閑要為計某至穎且少盤桓俟如蔡即當發削若
遂所乞衰拙之幸多矣塗次餘未及詳

又同前

最後一削甚懇意謂可以免并遂蔡何幸如之其餘
區區未可卒布但不一會見尤為恨爾保愛保愛

又

某啓官守相望咫尺未親言語惠書勤眷兼以嘉篇
富麗之作老病無悰得以拭目頓增鄙思也欣感欣
感高材尚滯一邑秋冷多愛某奉白著作足下

與顏直講長道

某啓嚮傳例罷學職初聞可疑及辱書始駭果然又
承有淮陽之命君子出處不違道而無媿則所居皆
樂況淮陽近家之便乎亮不動浩然之氣也交年積
雪極寒體況想佳計行李不久當東相去逾遠會見
何時千萬加愛

又治平四年

某啓嚮在京師會吾子來人事怒怒不能以從容接
高論及至毫聞還直學館出處相失誠可悵仰近惟
經寒體况清適某退守僻州甚爲優幸而衰病侵凌
心志昏耗諒難久竊榮寵也目疾爲苦臨紙艱於執
筆鄙懷莫罄新歲惟冀加愛

又 熙寧元年

某啓董君來辱惠音竊承履况佳適感慰曷已學館
誠岑寂然塵事不到足以專志經籍則其所得與其
所樂豈不多哉其今春日疾愈甚東州民物可樂處
多但自以衰病少綜爾董君到必爲言也

又 同前

某啓衰病人事多廢久不奉書遞中辱問承經寒體
况清適學舍久淹然以道爲樂必無倦也某兩日益
昏難久勉強乞壽已再旦夕冀得請西歸近類爲便
爾相見未涯鄙誠莫道

又 熙寧二年

某以病昏廢學情禮亦多闕東州一任寄委勉強常
憂曠敗請壽冀未退休間苟安於藏縮爾久不聞道
義之益與諸賢者迹日漸踈但飲渴而已

又 熙寧三年

某啓近辱書承春寒爲道外無恙甚慰企仰竊憶去
秋將離青社曾一奉書未審得達否某衰病如昨幸
得閑暇偷安但苦病目不能看書無以度日詩義未
能精究第據所得聊且成書正恐眼目有妨不能卒
業蓋前人如此者多也今果目視昏花若不草草了
之幾成後悔所以未敢多示人者更欲與二三君講
評其可否爾但未知相見何時也報筆特艱莫布萬
一漸暖加寄

又熙寧四年

某啓近辱書承涉暑講道外康和甚慰兼蒙以鳧繹
先生^一有集爲示某自少時常得傳誦數篇每恨不見
全編不意茲時頓飢飢渴藏家著錄以傳後世榮感
榮感某以經春老病在告近已復尋在毫之請方治
裝以俟命區區未遑悉布惟毒熱加愛

又同前

某茲者得請歸老恩出萬幸惟所苦渴淋自春發作
經此暑毒尤甚蓋以累年之疾勢不易平然自此安
閑冀漸調養爾兩目昏甚艱於執卷顧難銷暑景又
親朋之會邈不可期恐遂不聞道義默默寢爲庸人
爾殘暑加愛

又同前

某啓近小史一作吏許充行奉書方在道人自都來又辱惠問豈勝感媿兼承秋暑為况多佳某自蒙恩許其告老榮幸感激之懇前書已粗布惟乍還里閑人事少勞而舊苦目足之疾得秋增甚舊書編彙未經一二君商榷今遂復田畝會見無期此為恨爾餘粗如宜幸不多恤嚮冷惟加愛

與梁直講

某啓衰病退藏自宜屏迹忽辱惠問雅眷不忘其為感著未易遽陳兼喜春和氣體清裕董直講來自學

舍具道群居之詳今其還也亦備見郡齋之況燕譚之際諒可及之病目愈眊然艱於執筆惟以時加愛

與直講都官

熙寧元年

某啓自離亳更闕奉問春氣尚寒體履清勝某昨辭青不獲勉策病軀東來而東州士俗深厚歲豐盜訟亦稀甚為養拙之表而獨苦衰朽老疾日增爾歸計遷延更須年歲也學舍久淹匪朝必有美命未間玆愛某再拜直講都官足下

正月九日

與曾學士

熙寧三年

某啓近因人還得附拙記荐昨書尺其為愧荷可勝

道也兼審秋寒提按之暇動履清福某去蔡咫尺以
病足為梗少留于此忽復踰月匪晚向官所壽蔡相
望時得拜問旅寓中草率為謝

與王補之 熙寧三年

某啓近者行舟過界上特辱惠書喜承秋冷氣體安
和以至郡道里差遙不敢曲邀車騎又失於上問全
乏迎候豈勝愧恨某蒙恩得請郡僻事簡衰年疲病
苟祿偷安甚為幸也欵見未涯以時自愛

與謝景初 皇祐元年

某拜啓久不作書蓋由無便即日為政外奉親萬福

某幸且安郡僻少事然漸老懶於為學惟喜睡爾足
下為道方銳著述必多此急足回無惜為寄春寒保
重

論徐嶠稱弟子帖

春首餘寒惟閣黎動止安隱弟子庶之繆承榮寄
蒙恩獎擢授以洛州一歲三遷自南徂北既近都
邑忝竊弥深便即祇命未由預謁瞻望山門但增
悽斷戰懼之情慙惶失據願玆重不宣弟子徐嶠

和南

某啓承惠佳篇豈勝欽服昨日見碩遂當祇詰曾不

為言其如清宴佳賓難復多得若曰春秋為義當得
徐嶠筆法何用於陶黎搢弟子自南朝起此弊事遂
成風俗其如近日士人佞佛者少宜於此時力與革
此弊事惟在賢者為之禮曰君子動而為世法然則
舉措其可不慎哉金氏世以財雄南方今乃出佳子
弟甚可愛也雄漢瀛霸保州粉紙誰謂不可書請試
察試察之下尚恐隱有字漫滅不可讀不知與何人帖也

與修史學上 嘉祐三年

某啓辱教開發蒙滯實寡陋者之幸也早來寧王憲
兵為更名與郊王嗣直數人同頌再出封國其它更

有易名者偶不徙封爾就中此卷錯處多然捨此更
無也某白

又

某啓前日承惠服屬圖寡陋蒙益何勝感愧欲見當
年修真宗實錄人官職姓名差官及書成年月告與
檢示不罪相煩八日某拜白晉叔學士

又

多日不奉見春暖康和中間承見惠臘雪散者或有
更乞少許某再拜

外題簡呈
修史學士

右三篇見秀峯隱居法帖或云與呂夏卿呂字縉

叔嘗同修唐史晉字疑省文

更之也與人

辱留郡兩日偶客多不及款話惟望慎疾自愛俗子多是非難防勉強接納小疾不足過疑却恐過當服藥致生疾耳二者愚慮恃眷舊敢然悚惕悚惕公議難遏亨復匪遙他不足道也區區某又拜
右不知與何人

書簡卷第九

書簡卷第十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

與十四弟

煥字大明 皇祐二年

某啓仕宦多故久不附書冬寒計與諸眷安和某爲太君年老多病未能一歸鄉里親拜墳墓祖墳更望與照管餘託鄭齋郎致意此外保愛不宣某書上十四弟秀才閏月六日

又 皇祐五年

某罪逆深重不自死滅禍罰上延太君以去年三月十七日有事攀號冤叫五內分崩不孝深蒼天罪逆深蒼天見在潁州持服昨者鄭齋郎自鄉中來得十

四弟書知與骨肉奉親各安某爲於潁州十葬所以未及歸得只候服闋南歸相見書言回陂樹倒但勿令人斫伐爲幸諸大小墳域且望更與掛意照管年歲間某歸相見餘不多言今因嗣立人回奉此不具兄押書寄十四弟秀才四月七日 充墨宣筆表遠信

又同前

十四弟秀才前者嗣立人力回魯附書及筆墨等想得連邇來暑熱上下各安某今者扶護太君靈柩歸葬先遣嗣立歸凡有可幹事爲嗣立少心力吾弟且

與同共勾當相見不遠秋熱好將息不次某書白十四弟七月十五日

又同前

十四弟昨自扶護南歸得相見庶事頗相牽率自別計安諸姪亦計無恙某初十日已至家一行如常但憂墳塋惟託勤爲照管諸已面諭更不言也此外教諸姪爲學各令謹慎爲佳時寒好將攝因人類附書來言墳頭子細是切不具兄某書送十四弟

又皇祐六年是歲三
月改至和元年

十四弟別後計與諸眷各安自離吉水後未曾得來

書中間景歸曾有書必達八郎近寄信來回陂門垣
及水道並已改了不知是否因書言及今因寒食遣
人力去上墳望與至少鄉墳頭一轉為地遠只附錢
去與買香紙酒等澆奠小叔西街小大郎諸骨肉並
與伸意前曾附書更不寫書也更附錢五伯文與回
陂墳頭張旺取伊一領狀封來仍指揮伊修蓋墻垣
看鎖門戶千萬千萬如有事書中細與言來春暄各
好將息不次兄押書送十四弟

又至和二年

書寄十四弟秀才久別計安樂吳榮來得書回陂墳

所必與照管今因寒食令人力蕭及去上墳將錢伍
伯省請與買酒食去澆奠回陂墳并與覲當垣墻門
戶錢一索與看墳張旺仍指揮伊覲當樹木及取領
狀一紙來春暖好將息不具兄押書白十四弟秀才

二月四日

外封題云書附吉州小市三院巷凡翰林

班院某今其玄孫名鈞龜堂請
鄉舉尚居北巷何藏公之真蹟

又嘉祐元年

人力來得書知骨肉並安深慰深慰為今春使契丹
寒食不曾遣得人往墳所吾弟並與到諸墳深感深
感脩見乞洪州亦只為先墳也未得間恐吾弟因出

入且為照管兄押書送十四弟四月十五日

與十二姪

通理 皇祐四年任象州司理

自南方多事以來日夕憂汝得昨日遞中書知與新婦諸孫等各安守官無事頓解遠想吾此哀苦如常歐陽氏自江南歸明累世蒙朝廷官祿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列官裳當思報効偶此多事如有差使盡心向前不得避事至於臨難死節亦是汝榮事但存心盡公神明亦自祐汝慎不可思避事也昨書中言欲買朱砂來吾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物外不曾買一物汝可

矣此為戒也已寒好將息不具吾書送通理十二郎

又

承示近文紙如此作得也但古詩中時復要一聯對屬尤見工夫并門當因書言去昔選人有陳奇者舉士十六人仁宗見其未嘗歷選調特旨不改官以戒馳驚者初官宜少安之

與十三姪奉職

皇祐五年



奉職自赴任不曾得書到官下想安樂汝孤寒曾受辛苦知道官職難得每事當思愛惜守廉守貧慎行則保此寸祿而已十四郎今却令回此子自縣中來

見其衣裝單薄汝只親兄弟兩人今食祿庶事宜均
給更且戒約勿令出入無事令學書識取此字從來
失教訓是事不會男子如此何以養身今遣人去知
府舍人處求太君墓誌若此人將得來即更不言若
未得來即汝因事至府中面告言吾令汝請文字且
與請取求的便附來春寒好將息不具吾押送十三
奉職 正月十四日 十四郎此中與綿襖子兩領并
裹纏錢三索省只十七八程可到恐伊別亂破錢也

與大寺丞

發治平四年

王澤與書未行間孫宗古來得汝書知與幼小各安

甚寬憂想惟真所傳神改了甚善梅都官者必已畫
了所是韓孟惟真既言自有本便可畫也須是四燈
頭面髣髴一般大小方好看且傳語催伊早畫了才
到毫便去取也押付發  宅圖且勿與看  梅須亦
帶接籬不然帶楮冠子但取好畫隱士帽亦好

又 同前

吾二十五日離穎二十八日一行平安至毫初二日
上事臨離穎特累有書去約汝於遞中發書令先至
毫及至此兩日杳不得一字何故何故以此不無憂
想不知爾來汝與諸幼各安樂否迎孫婆孫入夏來

長進否婆孫瘡痍較未不瘦否此吾日夕所念也今專遣急脚子去勾當將來山陵發引排祭一事汝真用心速與間當早令回報蓋慮後時難辦也其餘事更三兩日黃清去別有書也此外夏熱汝與諸幼各好將息瀟中頗發一書來不必須候專人也五月二十九日至毫後第一書押付發今令急脚子計會王昌及杜延禧問當進奏官及轉問北京定州進春官前次仁宗山陵發引時北京定州排祭用何儀式其祭前排列明器人物等用多少數目祭食味數贈詐錢馬數目並令一一問取今體例來令別具書一

劄子汝速召王昌杜延禧令體問早令此急足回來要作準備如杜延禧短使即令王昌用心勾當不管誤事此急脚子回時買明黃羅一是附來

又 同前

初三日遣急脚子發到毫後第一書為問山陵致祭事書必已到此中兩日內却併得遞中來者兩書知汝與諸幼各安只是聞得婆孫患臟腑後甚煩惱蓋孩兒三好兩惡已多時且須用心調理及知道妳子亂喫物道不得但向道候到亳州你不得迎子何不與青黛丸喫此是汝小時服之得効者前時王澤

附去者豆蔻丸亦是汝輩患臟府時得効者可與婆
孫喫醫人藥中用黃連甘草者與兒喫此中日夕惟
是憂煩二孫過夏不易且喜汝今夏一成安樂然更
須慎食生冷吾自蔡河舟中大熟食生冷不節所以
到潁渴淋復作潁肉誠不及京師乍從京師來誠不
好及食之日久亦不覺酒則絕佳於舊日巨魚鮮美
鰕蟹極多皆他郡所無以至水泉蔬菜皆絕好諸物
皆賤閑居之樂莫此若也吾此只為一歲計不候宅
成只候買得材料便決去躬親蓋造必更精潔也此
郡開僻未去間足以順養孳瘦及食少心頭氣滿與

其餘並如在京時汝可勿憂黃清李德今並遣回餘
事當續附書此外夏熱汝曹各好將息稍無人便即
於遞中附書千萬六月七日第二書付發押 王昌
令買明黃羅一疋白生羅二疋已指揮與也要知要
知 七郎得書知在京安樂且與頻照管 山陵致
祭紙錢贈作駝馬等此中可造惟是祭前排立人物
此中做不得須令王昌及早商量定令人家依數做
下準備使用不可候事也 箔場近日如何般墮并
出買如何也向後可懸折欠此事常宜用心 王昌
處米麥絹錢索足未今並在何處收附所云趙祐請

米又是何米後信子細說來出京時舊曆上未請物
數令王昌錄一本來仍開說後來已請見今未請
惟真處畫四本摠了便與附來 梨直講并彭州劉
比部書並早與附達見吳省副再三仲意續有書也
近日群議如何謝上表到後莫有云云否因的書中
略說來不妨魯學士書汝去相看自送與

又同前

七八日王昌等到得汝書并寄來生日信物依數並
領知汝與諸幼各安此中上下並如常汝可勿憂只
是聞得迎孫患痢甚憂得王昌來時書中只言稍減

次日送黃清急脚回書中並不言增減以此不能無
憂才得婆孫稍安又却大姐患痢料得煎迫可知醫
人須着照管且頻與錢但於房錢內取及他事少錢
使但於房錢內隨多少取使不須先來問也只是分
明上曆記數與隨手印押夏陸二人或請一月米各
與五石昨送香合來依常年例各與酒一瓶侯威亦
與一瓶汝昨寄文字比舊甚進可惜中止已得塗轍
可以力進也吾此公事絕少渴已減但瘦少力及耳
聽漸重然未甚妨事皆可勿憂此後恐人便漸少但
過十日無人便發書即於遞中附二信來此外夏熱

各好將息六月二十三日押付發 穎酒二瓶且可
喫毫酒更不及團茶新舊三餅 紙請取一月九舅
作捉箔場亦須照管 排祭事已指揮王昌也只是
祭文不知用不用速與問 如用時覓一箇本子寄來
蓋全不知體面也更是靈駕起時百官皆服初喪恐
代拜要孝衣更早擘畫 韓維龍圖昨因何出辭穎
求襄何故不得而得汝問冲卿便知書中報來待發
書往汝略要知爾 謝上表到多時因何不傳若傳
人言謂何及今諸事有何議論亦問冲卿便知子細
報來此中如井底 焦秘校所論如何且頻與見彼

新自南來必載柴米來如無時速報來 曾學士處
國史送來足也未或未足早取令足報來

又熙寧四年

昨晚令此防送兵士將書去今早果是送汝兵士回
得汝書知到穎安樂頓解千萬憂想自此三五日因
人或縣遞頻附一信來也他事若漸有次緒亦言來
謝大伯花園與漕口莊帳曾問當未花園目見如果
可買亦緩爲之莊難看勿憑說者切在子細也吾今
日已在假餘事續書言去二月二十三日押 所云
州官來則復謁思之未便如侷幕縣宰須一先謁常

禮不可闕也寫書了又思得此助役事方欲議行人
戶驚搔見說穎亦如此旦夕得安撫文移陝西軍賊
撲滅已多其餘些小潰散更俟續報若一成定搢則
過聖節可陳乞爾恐知恐知二哥一向不得書憂損
憂損吾却且視事蓋不請假亦自可下表在毫時如
此也此中吳寺丞久不安似虛勞恐知恐知

又司前

近送配軍人行有書去必到尋而急足回得汝書知
在穎安樂甚慰甚慰數日無書去為等姚都官行然
家中上下安樂別無事可勿憂吾在告已十餘日二

哥自京有書來言自家求休退都下別無議論西事
亦不如傳聞別無警急但一二相愛者恐時方惡人
求退懼有不如意事爾若止如此苦無可卹三五日
欲遂入削爾恐知恐知候入削了去報也常保屋必
已下手也如前所說甚好只是郭天錫不可專委須
目掛心韋保屋了汝且謀歸要去時却去此中近故
也州官盡曾看否且與周旋續思穎詩何為却不刻
石問得言來更數事別有書一向熱好將息頻附書
歸三月五日押付大哥襄州酒二瓶不甚好但少
勝穎爾少喫發風物酒亦少飲千萬千萬科場尚遠

勿甚勞也

又 月前

初六日姚都官行令急足隨去附書并酒計昨日已到也前日揚嬰入州得汝書并信物等並足知汝在彼安樂甚慰此中內外並如常吾在假已十七八日表并劄子寫下數日遷延未發今日待發凌晨忽聞邊事警急又却未敢發然素計蹉跌身心躁撓無地自容蓋悔恨者去就之計不能自決君去秋在潁便陳乞安有今日之悔到蔡又直遲疑至今是自家做得令欲歸咎何人然昨爲梨教授云云遂陷惑至此

初八日決已發表封遞角次又得梨書切怪在假仍戒勿輕發遂又遲疑信知是一冤家冤家邊事未有涯自家退計杳未有也汝書言待蓋草堂并庵此不急之務不是汝去時議定且只修房錢緊急因何又却及此吾此書到切更勿議蓋也那取人工物料錢物等候葺保屋修了更修取此房錢緊急處千萬千萬今此書只爲言此一事切聽切聽此外好將息頻附書歸三月十一日押付發謝家園子前書已言去莊帳子不要今却附去致莊之說且已候汝歸細議也有說有說

又同前

劉宗去後防送人回得汝書知汝在彼安樂甚慰只是知二十三日方卓立韋家屋子約須一月方了不知汝甚時歸得本望聖節前到家爾兼漸向熱宜且歸也此中上下並安可勿憂吾已出廳五六日本爲西賊驚傳今得諸處關報皆云招捉潰散無多也吾之進退自此以後自決於心如事從容希恩禮悠悠之談相悞至此也劉宗去時書中事甚詳此更不多言文論并詩頗作甚好惟愈熟則工矣青州兩料職租不久來當盡送去修房錢也恐知云遣郭天錫日

望其來此外好將息三月廿五日押送大哥 二哥
此中亦久不得書可恠可恠

又同前

前日兩步闕兵士防送行有書并掩子必到今日蔡州大風微雨斗寒思汝數日前盡將綿衣寄歸不知彼中陰晴與此同否憂汝驟寒都無綿衣吾與孃憂心不能安今立走急足送綿衣去急足到立便令回或汝歸時帶來亦得未歸先遣回亦得餘事前書已說也好將息四月九日押送大哥

又同前

近兩步闕押賣藥人去有書續又專遣急足送綿衣
去有書計皆已到今日郭順來得汝書知在彼安樂
甚解憂想此中老幼各安可勿過憂蔡人今歲絕不
疾疫但寒暑不常昨初九日大風寒所以專令送綿
衣去及問郭順乃云九日潁州大熱方解憂心郭順
云修造有次第汝欲二十頭可歸然不知何故更令
郭天錫先歸也累書去問汝歸日皆不言壞甚恠然
韋業了其餘小者可委劉宗大者必下乎未得也此
中亦自有事要汝歸面議此書到千萬且歸它事前
書已詳餘好將息四月十二日晚押送大哥 二哥

路使喚二月二十六日押付二哥奕

書簡卷第十

與大寺丞第七帖

杳未有也疑有字下修取此房錢疑此

是此字

右書簡十卷命題以各人所至之官故於稱謂不
必相應雖並注歲月而先後間有差互既已誤刊
重於改易姑附注其下又不可知則闕之 吉綿

本書簡有論文史問古事之類已移入外集第
六十七十八十九卷中

